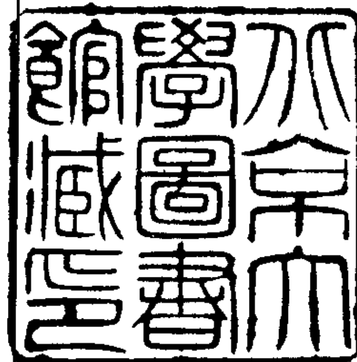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十九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江忠烈公遺集

附 附錄
行狀（全）

清、江忠源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江忠烈公遺集序

江忠烈公遺集初刻之長沙再刻之寶慶三刻之成都於其詩文已有增加繼又求得其書稾一通與其詩文之軼者公子芾生又刻之長沙嵩燾爲序其略曰古仁聖賢人未嘗有意立言詔後世而文辭之散見當於理而切於事則世固尊信之而傳守之其德廣而名盛者傳之愈遠求之愈殷豈惟其文之重哉其精氣流行天地間而寓之文字人心於是爲有憑依以求其人千載之上低徊慨慕如或遇之忠烈公始以科舉就有司程式自負奇氣以事功志節相高誠不屑與諸文士校論

得失長短及其論事成敗辨人材高下援據古今指陳要與其文章意趣自足以達其才而盡其變雖在當時居游談讌未嘗不重其文也既出任軍旅支拄危疆勞苦功高其於文也固不暇而間出其詩若文同時名能文者相顧瞪眙莫敢與抗蓋其浩然剛大之氣傾口出之稱心言之無意爲文而其文固已至矣然當其時固不甚惜名篇妙句爲時傳誦就求其佗出其草敗簏中則已毀而棄之或竟忘其事洎今二三十年其詩文往往軼而復出嗚虖是豈有意以言詔後世者與其尊信而傳守之者非以其人與吾又以思夫忠烈公之蘉纔

旦暮閒事耳其遺文求之難如此而人之貴愛之又如此後此而千百年精氣固常存於人心而想像以求得之者又豈有窮也同治十有二年歲次癸酉秋八月湘陰郭嵩燾謹序

原序

江忠烈公忠孝天挺大節懍然平昔所爲詩本不多而懷軍國之憂急友朋之難造次傾吐眞氣噴溢勃勃不自休一時才學士多自以不及蓋其所言者皆與所行不能爲其人豈不能爲其詩也忠烈歿於兵遺詩復多散失其友人馮君樹堂郭君意城蒐集殘稾屬余校定凡爲詩九十二首時有牽率酬應未甚經意者謬以愚管是正簡汰都爲八十五首忠烈有知或不呵其狂僭也時咸豐五年初秋距忠烈殉難時匝一歲有半云湘陰左宗植

馮樹堂明府兄自新甯歸長沙手江忠烈公遺詩一卷見授於是忠烈公歿兩年矣其忠肝義膽照耀千古者原不必以詩傳而其性情所寄長篇短幅皆有浩然不可遏抑之氣使讀者卽其詩而可想見其爲人則雖零縑斷紙固亦吾輩所宜珍重而護惜之者也乃屬左景喬舍人爲之校定得古今體詩八十餘首蓋皆丁未以前之作自宦遊從軍後詩都無存存者僅黃陂道中一首耳嗚呼忠烈往矣干戈滿地滄海橫流追念斯人可復得邪寒山風雨展誦遺編忽不知涕泗之何從蓋不僅友朋之私痛也咸豐乙卯初冬湘陰郭崑燾

江忠烈公遺集初刻於長沙再刻於邵州海内既已不脛而走矣今年公弟達川方伯由皖藩移蜀僚友及蜀人士索公遺集傾行篋所藏無以應爰謀重梓屬瑶以校讐之役迺召手民而督栞之原集僅掇存公詩數十首曩余嘗欲求其奏疏及與人言軍事書合栞徵遺稾於其家則石達開犯新甯時公家燬於賊稾亦同燼余篋舊藏公與彭曉杭學博書去年客皖見桐城方存之宗誠俟命錄載公與呂文節書亟錄之又從合肥徐毅甫子苓所得廬州祭城隍神及解散脅從告諭兩文今來蜀晤黃子壽編修則又出示公與周文忠劉撫部孟

容徐總制仲紳及今節相湘鄉曾公諸書言當日軍事綦詳其用人措餉練兵三事於文忠書反覆論之而與湘鄉書以謂方今賊據有長江之險非廣置舟師先務肅清江面則恐滅賊尚無期又言請亟致書海內豪傑廣集經費號召吾鄉忠義之士迅建義旗蔽江而下某亦當收集淮南奇傑以爲應援葢其時湘鄉初建合四省會勦之議公知此事非湘鄉莫辦故以書堅之其籌畫東南大局深謀遠略披肝瀝血迄今讀之忠義鬱勃之氣隱隱如相晤接乃歎古今人必有眞血性然後有眞事業卽然後有眞文章也茲刻編次遺文爲一卷原

存詩八十五首爲一卷而附錄墓表像贊及祠堂記殉難碑記諸文於後都爲一冊行狀及公弟壯節公行狀仍別爲一冊其疏稾及諸散佚之文覔得當續栞之公不喜章句學亦不常作詩然讀所存諸作雄健豪恣大力包舉而其平生忠愛之誠與師友相勖災喪相捄之義悃款悱惻眞氣噴溢始有皓首稾馘勤勤爲之而不能遠者左舍人所謂不能爲其人宜不能爲其詩也公災年甫逾四十嘗與儕輩言冥冥者若弗奪其年無論耄耋或僅得中壽以叚計其勳業固必日謚宏峻即以餘力偶及詩古文辭距弗沈浸醞蓄日謚造於古人之

濬奧也與顧所存雖僅止此已足卓然不朽況公之可以不朽固不在區區文字之末而方伯之汲汲欲廣其傳則亦孝友天性之愛根於心不忍一日夾其兄重爲神明之所濬許也同治三年重九前三日新化鄧瑤

江忠烈公遺集目錄

卷首

諭祭文

國史本傳

卷一　文二十首

致郭筠仙書

致郭筠仙書

致黃麓谿書

致彭曉杭書

答劉霞仙書

與徐仲紳制軍書
致郭筠仙書
致馮樹堂書
致郭筠仙書
致郭筠仙書
答馮樹堂書
致郭筠仙書
致周敬修制軍書
答曾滌生侍郎師書
祭廬州城隍神文

解散脅從示

補遺

陳明廬州獲勝并請調兵撥餉疏

請製造戰船肅清江面疏

致夏憩庭方伯書

寄汝舟弟書

卷二　古今體詩八十八首

溆浦漫興

訪舒壽宇同年 百齡

沅州舟中

投何文舫師
黔陽謁靈佑伯祠二首
讀紀烈詩徵題後
贈曾天谷茂才寶光
病洪江夢贈人一律醒後僅記宴安紈絝二句因足成之
曉行
途中喜雨
寄湯海秋農部鵬
登齊河城樓

大清橋
奉寄劉雲樵丈人
與嵇蔭滋游北城
野望次嵇十一韻
再疊前韻
平原懷古
秋懷十首
秋日懷鄧伯昭同年 瑤
寄張栩皆同年 經贊
與嵇蔭滋晚眺大清橋

夜思
與嵇蔭滋登城樓見河水洋溢循溪上泝至暮方歸
初月
仙查
送羅伯仙明府之任井陘
贈黃鶴汀 芳
贈彭暄塢 旭
贈楊春皆同年 孝麟
贈曾滌生庶子用東坡除夜贈段屯田韻

疊前韻寄馮樹堂 卓懷 二首
贈家曉帆太史 國霖
喜雨
次韻滁生庶子見酬
前詩既成李竹屋 如崑 鄒春笙 溥霖 及彭暄塢皆
和之復疊前韻呈滁生庶子幷簡三君子
疊前韻爲栁溪驅病
哭鄒栁溪四首
寄郭筠仙 嵩燾 意城 崑燾 昆仲
久旱已而甚雨用東坡次孔毅父韻呈滁生庶子

發都門二首寄別滁生庶子
栁溪靈柩車載難行一日夾兩馬人言夾者爲厲吾不信也今一馬又病矣詩以禳之
哭鄧鐵松師（鶴齡）
渡黃河
東明阻雨
汴梁贈鄒墨林大令（之翰）
朱仙鎭
襄城道中
路莊

草屯
鳳莊
次韻暄塢送別四首
樊城別春生三首
余秋間南旋袁漱六太史芳瑛以詩見送舟行多
暇次韻寄呈
哭曾春田同年如鑨
次韻曾溫甫國華贈別
得郭意城書暨詩次韻奉酬兼寄喆兄筠仙
癸丑章門病中感懷

題彭暄塢章門圍城感懷詩後
黃陂道中與郭筠仙太史同年別
補遺二首
夜泊洞庭念與樹堂相見不遠喜而有作
前詩未盡所懷再成一首
附錄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江忠烈公墓表
江忠烈公小傳附輓詩
江忠烈公遺像贊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廬陽戰守記

廬州府江忠烈公殉難碑記

江忠烈公遺集卷首

諭祭文

朕惟折衝禦侮疆臣輸效命之誠賜卹推恩國典示褒忠之厚蓋亮節克垂於竹帛斯殊恩宜沛以絲綸爾追贈總督原任安徽巡撫江忠源精誠自矢果勇聿昭夙習兵韜曾翦萑苻而斂跡迨膺民社遂攜劍佩以從戎誓靖盜於潢池屢宣功於桂嶺消狼蹤之遠竄統虎旅而長驅士奮干城偉略顯著於露布郡資保障英聲特振於星沙酬庸而累擢監司陳臬而命參軍務惟江右值烽煙之警俾偏師張桴鼓之威牙纛高懸破羣醜而

章江奏績頭銜優錫秉專符而皖水宣勞屬逆燄之方張入危城而固守躬親矢石得化險而爲平氣肅旌幢屢出奇而制勝孰意援兵不力警報遽傳堞上塵驚竟逞跳梁之技旄頭星隕遂成裹革之忠惓念藎臣良深軫恤追加崇秩載建專祠於戲英爽猶存百戰煥旂常之色恩榮斯被千秋流秬鬯之芳惟爾有靈尚其歆受

咸豐五年十二月

國史本傳

江忠源湖南新甯人由舉人候選教職於道光二十八年協剿新甯會匪出力敘功以知縣歸部儘先選用二十九年揀發浙江三十年署秀水縣知縣是年

詔各大臣保舉人員禮部侍郎曾國藩以忠源奏入

上命來京由吏部帶領引

見並預備

召見旋丁父憂咸豐元年廣西逆匪鴟張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遵

旨馳往勦辦奏調忠源赴軍營差委嗣官軍勦賊新墟

葺郡等處疊次獲勝忠源均在事出力經賽尚阿保奏

賞戴花翎並得

旨俟服闋後免發原省歸部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遇缺卽選尋經部議改由外補籤掣陝西復隨攻永安州踞匪敗之於水竇關嶺地方逆匪旋竄出永安犯廣西省城大軍追勦屢卻撲城賊衆二年三月忠源隨總兵秦定三等由飛龍橋進攻古牛山設伏誘戰敗之尋自北門外移營東面復連次出擊從貓耳山分路設伏三面兜圍殲戮及追溺甚衆賊復由棲霞寺一帶來撲秦定三等伏礮擊卻忠源帶兵勇追勦擒斬多名賊夜遁省

圍解論功以知府即補四月賊竄全州附城屯踞忠源
偕官軍追及疊遏其衝並建議扼要布營杜賊歧出復
以賊擄船圖竄豫於河面密釘排樁阻截仍分路逼攻
賊營賊拒戰兇猛忠源策馬當先兵勇齊進大敗之越
日賊穿地道破城擁入旋復竄出分踞舟岸勢欲順河
北駛忠源等繞前迎截賊六七千人沿岸衝來旋敗旋
撲自辰至酉鏖戰七時殪賊無數翼日賊船二百餘隻
聚泊蓑衣渡我軍四路攻敗之燬其船賊乘夜棄舟逸
竄入湖南踞道州總兵和春督軍追至五月忠源偕各
軍分隊併進誘賊出巢敗其眾賊築壘樹柵意圖久踞

我軍逼近壘攻堅匿不出六月忠源購得賊中殘目俾作內應方約期合攻賊忽全數夜遁由甯遠桂陽一路竄陷郴州我軍拔營追之七月連次進攻忠源帶勇設伏接應賊潰復分股竄逼長沙省城占踞妙高峯節經守禦官軍出擊忠源隨和春等兵勇繼至合力攻剿賊大股復由郴州併趨省垣八月至九月壘次分路撲營我軍逼攻賊壘忠源均統帶楚勇出隊奮擊殲戮多匪賊勢蹙十月長沙圍解賊衆紛竄忠源以

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檄帶勇馳赴湘鄉遏賊南竄之路會巴陵土匪晏仲武等乘機肆擾忠源奉檄

督帶兵勇往勦搜獲匪黨燬賊巢翦除殆盡十二月事竣復移師瀏陽勦辦會匪周國恩等匪眾五六千人抵拒分路撲營忠源亦督兵勇分路迎敵竝設伏要截合力掩殺大敗之追奔二十里斬擒匪黨數百奪獲軍械多件經徐廣縉湖南巡撫張亮基先後疏

聞三年正月以上年防守湖南省城尤為出力徐廣縉等上其功

命仍歸原省以道員用時粵匪先已由湖南竄擾湖北陷武昌省城忠源經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奏請帶赴湖北差委尋擢湖北按察使兼署鹽法道逆匪旋自武昌

沿江下竄由安徽進薄江甯
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跟蹤追勦二月
上以忠源歷次援仗奮勇著有勞績
命帶親信兵練赴江南向榮軍營聽候調遣經張亮基
以忠源見有經手事件疏請令暫緩前往
允之時江甯陷鎮江揚州相繼失守
詔忠源迅赴江南幫辦軍務適湖北通城縣土匪劉立
簡糾眾肆掠三月張亮基等奏請派令忠源帶兵往勦
上命另派大員接辦
申諭忠源即赴向榮軍營忠源時已奉檄進兵通城匪

首劉立簡竄至麥園與土匪羅經仁合併糾約何葛塅
首匪何田俊等忠源乘夜馳至出其不意立擒劉立簡
並匪黨多名燬其巢羅經仁等竄逸復追至葛家坪連
日鏖戰俘馘四百餘人餘衆潰竄時崇陽嘉魚縣屬均
有逆匪聚衆焚掠與通城何葛塅匪衆潛相鉤結忠源
即添調兵勇赴勦經張亮基等奏入得
旨江忠源見勦湖北匪徒著暫緩起程即趕緊籌辦務
將著名首逆悉數殲擒勿任一名漏網適崇陽嘉負匪
徒陳申子等率衆千數百人自何葛塅折回崇陽桂口
地方欲徑襲崇陽遙爲犄角忠源率其弟六品頂帶職

員忠濟等管帶楚勇馳抵桂口賊不及防倉卒迎拒兵勇分隊夾攻賊潰斬逆首陳申子於陣殲賊五百餘奪獲旗幟牲械無算乘勝攻剿通城何葛塅拔營入山首匪何田俊負嵎抗拒兵勇奮擊復敗之擒著名逆匪二十餘人並將何田俊廬舍焚燬四月以剿辦土匪將次就竣業由張亮基等派員接辦卽遵

旨前赴江南疏報起程日期並以軍興數載巨寇披猖貽誤有由宜思變計發就見辦軍務得失所關臚舉嚴軍法撤提鎮汰弁兵明賞罰察地勢戒浪戰嚴約束寬脅從八條陳奏得

旨所陳均屬切中機宜該臬司親歷行間兩載以來目擊軍情自非空談韜鈐者比見已赴江南軍營著卽將各條與向榮等悉心商搉認眞辦理會湖北廣濟縣民復有聚眾戕官之案張亮基等奏交忠源順道往捕

上命迅速剿辦俟事竣再赴江南軍營忠源督兵進剿連次戮五百餘匪俘數十人解散被脅愚民甚眾奏入

報

聞尋以上年撲滅巴陵土匪迅速下部優敍五月行抵九江時粵匪由江甯分股泝江上竄進撲江西省城忠源卽馳往救援偕巡撫張芾等力籌戰守賊方環踞各

門施鎗礮空地道忠源督飭兵勇加築月城開掘深濠安設甕聽即突門出戰賊屢撲屢退往復者四復密派兵勇縋城焚賊巢節次斬擒甚夥

上以忠源屢著戰功所帶楚勇尤奮往出力

詔嘉獎之六月忠源飭各兵勇分三路進攻燔章江門外賊壘及船殪匪多名賊旋敗旋聚忽地雷發轟塌德勝門月牆六丈餘賊衆數千蠭擁而上忠源率其弟忠濬督楚勇首先奮擊搶護城闕復鏖戰經時賊敗退奏入

上嘉之

賜白玉翎管四喜搬指各一並以忠濟不避鋒鏑尤稱
勇敢
賞加五品頂戴七月南昌城南京家山突有賊匪分撲
焚廟宇忠源豫派兵勇迎擊敗之仍壘次攻擊圍城賊
匪並連破地道八月以城圍日久近省一帶土匪有倡
議饋賊乘機搶掠者經忠源派員次第擒獲悉誅之遂
於章江德勝門城上分置巨礮十餘逼對賊壘晝夜轟
擊壘盡傾並沈其船多隻賊欲遁越日忠源飭兵勇分
路攻賊營賊堅匿不出瞄放鎗礮如雨官軍近逼拋擲
火器燬其屋數處至夜賊營鎗礮聲猶未絕我兵齊舉

巨礮賊礮頓止兵勇乘勢下城縱火值南風大作火益
猛賊衆驚潰痛殲之賊軍械多燬紛紛上船揚帆下竄
省圍解九月疏
聞
諭曰逆匪攻撲江西省城九十餘日經江忠源等督率
官紳兵民協力固守雖未能勦盡賊匪而城圍已解自
應先沛恩施江忠源著賞給二品頂戴是月擢安徽巡
撫逆匪自省城回踞九江忠源等帶兵跟追賊復分股
泝江上竄擾湖北興國州徑撲田鎮先經防守官軍迎
擊獲勝忠源督軍追至適東南風急賊船揚帆直上正

剿擊閒陸路賊衆亦竄至環撲各營官軍遂失利忠源
疏陳情形自請嚴議
上念其初到救援不及
詔降四級留任先是皖省自安慶被擾即移省會於廬
州府城至是江西下竄賊船復踞安慶並由金陵分股
竄擾逼近廬州節經
諭令忠源迅速赴任而楚境賊船方自田鎮連檣上駛
擾黃州等處攻踞漢陽漢口圖撲省城忠源收集兵勇
往援以江路梗阻擬先攻復漢陽疏陳留楚剿辦情形
奏奉

僉旨十月進抵灄口適賊船全數夜遁卽派員帶兵沿
江追勦擊沈其船殪賊多名尋以武昌解嚴遂繞道赴
任皖賊時已攻陷桐城舒城等處十一月竄撲廬州忠
源力疾前進先期馳抵郡城登陴嚴守分門布置賊穵
地道經我軍迎掘破其詭計復壘次撲城均被兵勇擊
敗殪數百匪獲雲梯五十餘具奏入
上以忠源病軀督戰屢挫賊鋒
優詔嘉其忠勇賊仍連次分攻各門並逼城結營壘經
兵勇奮擊旋以地雷轟大西門月城闕十餘丈逆衆擁
上兵勇力禦卻之並卽搶築城復完忠源疏陳其事及

固守待援餉需不繼情形以

聞十二月以湖北逆匪竄入皖省英山縣未能先事豫防下部議處時廬州賊日夜環攻因防禦甚力復暗掘地道經我軍穴牆出城擊退嗣各路援兵漸集總兵音德布等分帶兵勇三路並進先燬賊營哨棚二十餘座乘勢焚剿忠源分飭兵勇縋城接應連日殲賊數百墮其營五餘匪不敢近撲旋復於水西門伏地雷我軍迴掘之賊計窮越日逆眾四五千人撲小東門官軍奮力抵禦忠源派楚勇飛往協剿忽水西門月牆被地雷轟裂八丈有奇火光猛烈城身搖撼賊乘勢欲徑入忠源

親督兵勇冒煙衝上施鎗礮擲火彈斃百餘人受傷者無算賊不敢上其小東門賊亦經兵勇殲戮多名復乘勢鈔擊之均敗卻奏上得

旨江忠源力保危城躬親戰陣督率將弁兵勇併力捍禦俾得化險爲平實屬忠勇可嘉之至著賞給霍隆武巴圖魯名號方賊之竄擾廬州也

上詔陝甘總督舒興阿等統兵往援舒興阿軍至與賊接戰小有斬擒未解城圍賊連日攻撲謡急城中餉乏兵疲遂夜陷忠源於水西門守禦力竭死之事聞

諭曰江忠源以知縣調赴軍營屢立戰功超擢臬司令其幫辦軍務本年在江西守城尤爲出力倍著忠勤旋卽授爲安徽巡撫由湖北力疾赴皖甫抵廬州卽値逆匪圍攻郡城督率文武紳民兵勇竭力守護一月有餘屢次出奇制勝力捍危城方資倚畀乃因援兵不力以致賊陷廬州捐軀盡節深堪悼惜江忠源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著於殉難地方建立專祠以慰忠魂四季復

諭曰江忠源因廬州被陷臨陣捐軀當經降旨優卹復

將伊弟江忠濟江忠濬先後加恩以知府知州用念江忠源身經百戰力守危城厥功甚偉以外援不力效命行陣每憶孤忠時深矜憫其靈柩回籍時著福濟和春派委妥員護送出境並著沿途地方各官妥爲照料用示朕𢙣念藎臣至意尋

賜祭葬

予謚忠烈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子孝棠襲

江忠烈公遺集卷一

致郭筠仙書

四月內奉到新化所寄手書當卽奉答後六月杪得意兒書知兄已隨岱兄往吉安嫂夫人暨三令弟亦同行不勝欣慰葢岱兄得閣下筆墨事有所替代得專力以供其職閣下得岱兄言聽計從足以直攄其胸中之蘊蓄而又千里外有家人婦子之樂眞快事也弟自歸里以來初亦有志嚮學柰鄉閒俗務如麻弟又懶廢悠忽終日百無一成惟常念良朋期望之意勉强懲治或不至爲無忌憚之小人則幸甚日得意兒書並詩數首兼

屬買生漆茶葉兩物生漆畝地不出茶葉雖無佳者然已買廿觔詩亦次其韻當時苦無寄處至八月初始有往新化者又聞李公已入簾恐意兄亦不在署且其人亦不甚妥當恐致浮沈至今亦未寄去月之十二舍弟將遣人往邵陽擬寄彭曉杭先生處求其轉寄不知得達否有廡報時祈先告意兄俾知六月得書至今久不報者非敢忘也家君託庇康强家母常有病今年決計不入都不知意兄何時行閣下由江西行抑返里與意兄同行邪貴體近何如惟善自珍攝爲道自玉瞻望雲天思慕無已

致郭筠仙書

七月十五日登堂展謁藉得少敍渴悰然終以悤悤未盡欲言爲歉辰維侍祺萬福餐衞適時敬祝敬祝忠源於是月二十三日行次漢陽士人云水勢之大十數季來無有倫比漢口如許市鎭各行店盡成水府無可下榻之處僅黃陂街數十家尚未淹沒幸陳雨農之令親居貨其間勉强借住而災傷滿目令人不可爲懷次日渡江謁見各憲子方方伯已往荊州勘災去矣將尊書留在號房悵悵而返二十六日用小車北行至中秋前一日夜始抵周家口泥濘載塗行路之難得未曾有十

八日換車復行以重陽前一日抵都是去季敝邑戒嚴之時回首枌榆至今破膽幸賤軀暨內子均託平安差堪告慰選期尚不可必保舉摺內若無儘先字樣則投供五十五日卽可得缺以奉

特旨選用人員無班可歸故遇缺卽選也今既有儘先字樣例歸雙月舉人到班之前儘先選用忠源若於四月到京則六月正是舉人到班之時今到京既遲必須下一班方可獲選據吏部選司官云早則明年二四月遲則六八月亦未可定當時各憲加儘先二字原是欲其速選因此反得遲滯天下事各有定數類如此也以

弟之不學無術遲選一日則都中多一日之閱歷朋友講習閉戶讀書均有裨於異日治行惟攜家眷在此薪桂米珠可用爲慮耳別後吾兄以何日晉省遇霞仙兄否復他有所游歷否明年春闈可以來京否意兄來歲仍館原處或卽隨吾兄來京便中希示悉都中諸友均如舊滌兄漱兄德藝俱進春生兄仍館朱家詩筆大進溫甫已於前月十九回南去矣

致黃麓谿書

松江書疏往返深慰勞結五月二十日返棹平湖方擬順至吳門快踐前約適中丞檄調回嘉幫辦災務既不能視溺不援復不能越俎以代五中焦灼莫可言宣幸積誠以感主人亦漸信服藉可稍盡心力然事權不屬不慊於心者多矣聞尊處被災尤甚數十萬哀鴻嗷嗷賢者當有以出諸水火之中忠源與足下初未有杵臼之交不過望見顏色互相欽慕而已今年道出吳門足下乃假之以資斧餞之以盤飧到浙已後念及需次清苦復爲展轉代籌此等風義求之古人猶或難之惟有

勉竭駑駘少勤職分以無負知己期望而已竇蕉兄屬查其尊人乍浦專祠頃函問乍浦巡檢竟無是事想初有此議旋中止耳吳西橋以辦災不力撤任靑石三百之款祇取其半此間見在勸捐查戶刻無暇晷尊處辦理章程乞便示知

致彭曉杭書

曉杭先生左右前滌生師書來謂恐有迫之從戎者屬早自爲計不可輕出眞君子愛人以德之意卽欲不行因已書覆贊節相未便食言貿然膏車擬到桂林再與嚴仙舫觀察熟商去留乃仙舫翁敦勸出山且引其先人循吏公讀禮時曾爲粵東之遊爲比遂見節相要以三事不領職不帶兵不穿吉服許可然後受命次日奉委赴象州察看地勢時賊尚在象州也旣至賊已竄回桂平之新墟卽明史所謂大宣墟藤峽之前門也嗣經陳明幕府爲都護軍務因七月初十十五暨八月初二

十四等日進攻新墟略有微勞蒙都護單列保薦此經力辭已削去矣乃復夾片潛行附入發捐後始知而已無可如何也九月初十日復得滌師書有應詔以全忠辭榮以全孝事後一切獎敘概行辭去之語忠源前此固辭何嘗不是此意但既經潛行出奏不可復追執書涕泣愧負良多卽欲引疾歸去轉念賽烏兩公相待優厚不忍遽去且既經得保卽欲置身事外何以自白當將滌師書陳都護約定大功告竣不再保舉方敢留營否則卽日引去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意都護俞允遂復留此然大節已虧終不得爲完人矣粵西一省無

地無賊無時無賊其土匪十數股大者數千人小者亦千餘人隨起隨滅亦隨滅隨起惟會匪洪秀全一股最爲猖獗去年八月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旋焚掠大黃江一帶本年春間竄擾武宣象州六月初由象州入紫荆山竄回新墟八月十六日夜復自新墟走平南藤縣閏八月初一日遂陷永安洪秀全自稱太平王楊秀清爲左輔正軍師蕭朝貴爲右弼又正軍師馮雲山韋正秦日昌石達開爲左右丞相男婦約一萬餘人七八月在新墟時四面合圍本可聚而殲旃因在事諸公各存意見遂至困禽漏網及攻陷永安向軍門相隔百餘里

坐擁重兵八千遷延五十餘日不敢進若非烏帥兼程追及四戰皆捷大挫賊鋒省城已不堪問見在該逆仍踞永安州城及城外之東平莫家村水竇各處與城中相為犄角欲復州城必先拔城外各處而城外各村俱得地勢該逆謀占已久濬溝高壘守備極其完固加以我軍兵與勇不相得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我無合力致死之心賊有憑險負嵎之勢雖見調各省兵勇不下四萬有奇其拊循有素者未嘗不打獲勝仗殺賊數百或千餘也然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以忠源愚見揣之以見在之兵

剿見在之賊恐非三數月所能蕆事也帑項空虛轉輸不繼軍需未了河工又興或者天欲磨厲我

聖君賢相不然何變故之多也月前烏帥欲募楚勇經舍弟忠淑招來五百尚稱得力惟舍弟不服水土時患腹瀉幸不甚劇目聞魁蔭庭太守仍守吾郡此桑梓之福各鄉之當防者惟賊被攻破後零星逃竄不可不嚴加堵禦若大股未散即欲北走亦必由平樂而過郴永不能越桂林而窺寶慶也昨聞鄧湘皋年丈仙去爲之驚痛累日老成凋謝文獻無徵不獨吾鄉之不幸也乞先致意小皋及伯昭仲源兄弟忠源自六月初九日至

此迄無片刻之暇幸賤軀尚能耐勞差足告慰旨仙舫
翁已擢河南藩司俟軍務完竣卽赴新任手泐敬頌箸
安辛亥十一月十四日四更書起至此已天明矣江忠
源頓首

答劉霞仙書

霞仙仁兄左右伻來接奉手書驚悉太夫人於夏閒棄養忠源遠在戎行未及稍致生芻歎甚歎甚幷悉五月初旬曾承錫書至今幷未奉到筠仙亦無信音想道遠均浮沈也忠源自大不韙墨絰從戎又復戰陣無勇致賊擾及桑梓遂攻會垣淺愧進退失據乃承垂詢賊情不棄諸不可與言之列聞命之下悚惶萬端竊惟逆匪自滋事以來蔓延兩省展轉兩年非賊衆而我寡賊强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將不知兵兵與將不相習將與將又各不相下遂至潰爛不可收拾至於如此去

年六月賊至桂平新墟時忠源方在烏都護幕中力主圍賊之議都護淺疑其言因諸將各懷意見其後遂有官邨之敗自賊據永安以東路空虛爲都護作書請兵十上而說不行遂有古東之敗至自桂林竄出攻陷全州忠源先軍橋頭堵其西竄新甯之陸路并釘塞河道斷其北竄零陵之水路請於河東紮營以爲合力攻勦之計時烏都護因傷不起向軍門臥病未來諸將無所統紀互相推諉賊果從河東小路竄出鏖戰兩晝夜奪獲賊船三百餘隻賊之精悍若無幾矣斯時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後夾攻何難聚而殲旃乃自入永州境土匪

之迎降會匪之人黨日以千計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風先逃一至道州勢遂復熾惟時和鎮軍初統諸軍忠源與之熟商冀其可以集事因諸將懦不用命以致江華永明相繼失守追賊至七里江竄走定議以萬一千人攔頭九千人追尾無柰攔頭之師遲延不進而所過州縣又皆開門揖盜無能守往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陽郴州賊皆入無人之境賊又知我兵之不能攔頭也而以後隊敵追兵以前隊攻城池由是而永興安仁攸醴一帶遂不保且漸漸逼近省垣矣然其首逆大隊尚在郴州也忠源以前無堵禦恐省城有

失則爲禍愈烈遂請和鎭軍於九千人內挑千餘人幷自帶楚勇五百名於初四日自郴起程是夜行至油榨墟接省中來信始知賊之前隊已於二十八日逼攻省垣遂兼程前進於十三日申刻抵省軍於小吳門外次早縋城而入周歷各城防堵雖不盡如法然賊勢尙單逼攻不甚緊急十五日督兵進勦小挫兒鋒十六日賊遂不敢復出惟於周圍高築牆壘我兵進攻賊從牆眼施放鎗礮不能得手十七日遂移軍蔡公墳一帶逼攻賊壘晝夜用礮轟擊賊船鳳凰廳土兵移紮河西以堵賊匪西渡十九日向軍門自桂林起病來省父老留住

城中省垣想無顧慮二十日我兵奮力進攻殲賊數十百人二十二日接報郴州賊匪竄到我兵迎擊於仰天湖時賊眾我寡黔兵稍卻勢甚危險忠源帶勇向前衝擊短兵相接儆受矛傷落馬軍士殊死戰將賊擊退扶救回營日來創口漸合惟尚不能行動目見在賊之後隊一萬餘人已陸續到齊屯聚南門城外湘水在其西會垣在其北忠源與和統帥軍其東間後路追兵日內即可趕到再軍其南而該逆四面受敵可以一鼓成擒惟各路鎮將除和統帥外實乏可靠之人未必能如願以償也忠源常料賊之詭計總思北竄我之設備亦宜

先防北竄貴邑既有湖水之陽封河又有重兵似可無慮但恐擊敗之後四處分竄急何能擇自然賊亦無他伎倆不過未到之先遣奸細以虛詞恐駭之將到之際遣前隊以甘言籠絡之既到則殺戮淫掠無所不至愚民至此雖知被紿而已悔不可追矣至於賊眾雖稱萬人其實能打仗者不過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異常驍勇我前彼仍卻我卻彼乃前惜各營將備不能忍此須臾自忠源身經數十戰所歷驗不爽者務望宣示鄉勇俾臨陣得有把握又駐紮地方必須先築營盤濬溝高壘賊初來時但在營中用鎗礮轟擊俟賊勢威

既竭然後出而擊之靡不勝矣屬選擇曉暢軍務熟悉地形者刻下實難其人但於賊勢緩急必當隨時奏聞也伏惟原鑒不盡忠源頓首

與徐仲紳制軍書

忠源以愚昧效力戎行周旋矢石鋒鏑之餘兵勇强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身所親歷俱悉於心竊謂醫者之療疾知其癥結而後可施鍼砭之方匠者之攻堅辨其膚條而後可施斧鋸之用苟有見於細微宜盡言於鈞座逆匪滋事以來竄擾三省遷延兩年攻陷城池凡十餘處折傷兵勇無算請餉至數千百萬非賊衆而我寡賊强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其大弊有三曰軍法不嚴曰軍令不一曰軍心不齊請一一陳之何謂軍法不嚴法者將之所以御衆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

也將不能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知艮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援兵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機之失所爭豪釐如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紮兵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屢請不報道州雙牌蓮濤灣六十里之奇險賊自入歘路而縱之使生長沙駐兵四五萬圍守有餘而開之使逸士卒以逃歘爲長計而臨敵無鬭心州縣以避賊爲固然而守城無堅志所以然者將兵禦寇

皆提鎮大員權尊則意爲趨避位重則法難擅行兵志
曰法行自貴大帥持法以馭偏裨而後能使偏裨奉法
以治士卒軍營體制士卒畏千把甚於提鎮爲相管轄
者密也及其臨戰則必提鎮先退而後參游從之參游
退而後都守從之都守退而後千把從之千把退而後
士卒從之竊以爲軍法之難立由提鎮太多之故宜請
旨保奏明撤退提鎮飭歸各營酌留一二老於戎事略
習戰守機宜者以資彈壓副參以下任事敢戰之才尚
頗有之酌其才能專其委任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
延而軍威肅超擢方始則臨事易爲感激而軍氣張然

後申約束以勵其心明賞罰以作其氣壁壘一新軍請自壯較之提鎮擁虛名以相牽制者爲易收使任之功又軍興日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費之需皆視參游數倍較其利病實宜撤裁此舉既行而後可立行其擇將之術大申其立法之權法立則威行威行則軍利古今不能易矣何謂軍令不一軍情移步換形瞬息百變勝負之機間不容髮古之名將莫不親歷行間躬冒矢石故能隨機應變所向有功今大帥不在軍中距賊遠者數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論地利則圖繪甫明而險夷已易論賊情則偵探甫確而虛實已殊士卒之强弱既

非探訪所能知將弁之賢否又因毀譽而多誤於是知其不可遙制也於提鎮之中另派總統而其所總統者亦係提鎮素習等夷相狎易玩強相箝制用法易離又況大帥出一令每因不便於軍中而總統易之總統出一令又因不合於大帥而大帥易之加以驛遞之遲滯刻期為難函札之往來會意多誤又其甚者總統之名加之鎮將則提軍易致猜嫌總統之名加之兩人則號令尤多錯誤名號既設事勢滋歧不獨此也軍中積習打仗則以敗為勝獲勝則以小為大殺賊則以少為多大帥但據總統文報入奏功過不明賞罰因之失當士

卒因之解體夫偏裨之帥尚不易得忠誠果毅克勝統制者何人戎行之士競思圖功言語趨蹌能濟實用者何事苟非親歷行閒雖至明不能無所壅蔽宜請執事駐紮軍中事權歸一號令自明軍營之耳目一新將卒之精神一振然後因地以制宜量敵以決勝得一大創之賊必鳥獸散矣何謂軍心不齊軍中兵勇皆
朝廷赤子即皆大帥爪牙故大帥必待之以至公處之以至平無親疏遠近之分然後能收使指使臂之助過無鉅細密卒親兵同嚴其罰功無大小微員疏弁同厚其賞若於所親軍稍有偏重之心必至在營將士皆有

離心之患烏都統初到卽帶黔兵其後總統南路徵重黔兵而雲南湖北之兵退有後言向提軍初到卽帶楚軍其後總統北路徵重楚軍而四川貴州之兵人多觖望匪直此也徐大福一守備賚節相偏重之而一軍譁然謝繼超一投效委員向提軍偏重之而眾志攜貳無他士卒雖愚偏能伺上人之意嚮千把雖小皆能持主將之短長軍中伍各有長營各有將一軍勝則爭起而攘功一軍敗卽按兵而自衞甚至左進而右先退以隱爲參商前行而後反卻以互相牴牾若再加以畸輕畸重之心則戈矛起於左右議論歧於目前誠恐日後曲

爲調停反多難處之勢執事初到湖南札飭在事文武破除積習互爲救援亦欲衆志成城大變從前之故習也而近日人言藉藉謂執事偏重廣東兵勇以爲必無是事執事負天下之重望明通公溥謁見後浚其能協和諸將以成大功而人言若此或者言語之閒於廣東兵勇微有獎勵希意旨者遂從而附益之乎伏願執事懷大公之心使新兵舊兵聯爲一體士心旣齊士氣必奮庶得軍卒之用而收底定之功矣至於散脅從以孤賊勢行反閒以攜賊黨連營援寨制賊於負固之時堅壁淸野困賊於奔流之際前人成法具在皆可仿而行

之而酌遣潮勇捷勇以防異日腹心之患尤今日之急務也忠源一介庸愚執事不以爲不肖留帶壯勇目擊時事之艱難心念報稱之無術揣情觀變非無機勢之可乘撫髀捫心尙覺事端之足據將平大難先立壯猷機宜已失於從前變通必在賢者智慮敢希乎一得圖報或助涓埃區區之忱伏惟采擇忠源謹上

致郭筠仙書

月初在新牆營次奉手教恩恩未能裁覆老兄以何日抵湘鄉何日旋里滌師奉命督辦湖南團防是桑梓之福但未審已否出山此間均不得確耗也粵賊遂破鄂州樹堂存亾若何令人寢食不安有消息亟飛信告我新牆事志兄想已詳述瀏陽徵義堂匪徒盤根錯節本非一日自今年粵匪圍省後其焚掠淫殺之慘眞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而其器械之精技藝之練尤非尋常土匪可比賴季兄主之於內弟持之於外遂得除此巨憝弟初到時紳士無敢

來見百姓竝無敢談徵義堂三字者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弟亦慮山徑叢雜谿峝洊險仰攻不易正在設法籌辦間該匪竟敢乘我兵初到於十八日率其醜類五六千人分路徑撲縣城營盤經弟設伏督勇擊退追奔二十里斃賊三數百人奪獲器械無算生擒五十餘名是夜該匪回巢即散去八百餘人自是陸續逃散各鄉有心從匪而未發者俱不敢復動弟遂移營逼近巢穴該匪驚懼異常本可一鼓盪平因恐首匪逃匿現在廣施方略聯絡團練意欲生致渠魁且免多殺之慘計不過十數日即可了結矣老兄廿八北行之說想無更改鄙

意意兒似亟輔行徐爵帥稟已上奉批據稟條陳軍中事亟自係實在情形仰候酌核辦理而此老至今尚在岳州杞人之憂何時已乎

致馮樹堂書

去歲嘉平朔日在新牆營次泐函託張曉峯帶交今正至岳知此公未入鄂城其書尚存岳州陳廣文署中也歲杪在瀏陽得武昌失守之信有傳吾兄已盡節者數夜不能成寐後回省見滌師始知台旆已於冬月初北上吉人天相誠然誠然辰惟道躬安吉敬以爲祝弟爲石卿中丞奏帶赴鄂旋奉檄權臬篆灰燼之餘傷心慘目以不學無術者當之直是無從措手所有收掩骸骼撫卹難民補葺城垣擒治奸宄雖與仙舫先生籌商次第詳請辦理而司道各庫蕩然無存富紳大賈焚殺殆

盡官項既無民捐又竭智盡能索柰何柰何賊於正月十七日未刻至安慶戌刻城破十八日復順流東下而向軍二十七日尙在九江琦軍二十九日尙在黃岡自日以來迄無確報竊恐金陵未必能守大局至此何堪設想南陔中丞遺骸已得其大世兄夫婦與其夫人孫女同時殉難官親殉難者五人僕婢六人餘多被掠未卜存亾可爲慘痛滌師頃有書來欲吾兄於高捷後乘請假歸覲之便代送其家眷回南屬弟先以書奉告想老兄必許之也

致郭筠仙書

廿七日舍弟專差至奉手教誨諭殷勤慚感交集此間一切事具詳屢次上滌師書中想當入覽賴古愚信來極道毛生之賢已力爲制府陳之惟請奬則尚須俟有機會新牆案武營保人已太多故弟只擬保清叔志弟兩人瀏陽案本公有信來又强欲作主故弟亦僅保在營數人而已祈老兄轉致古翁儻有機可乘自不敢沒人之善也意兄前有信來悤悤竟不能裁復石帥已遣人往迎家眷意兄必同來會面不遠不必再覆也清叔有信來欲加銜了局弟以清叔吏才有餘終不當以百

里屈之老兄以爲然否

致郭筠仙書

十九日亥刻奉手教詞意過謙豈以爲豎子不足與謀邪兄縱不爲弟出獨不爲天下計邪滌師來書云霞兄多恐不能來吾兄尙未定忠源則謂霞兄之不來由老兄之未定也兄計定則霞兄亦不能辭矣弟定於明日回省計出月初二定當東行老兄得此信二十三日可以回應二十四日從梓木洞至湘陰買快舟不過二十八九可抵鄂渚霞兄如須歸家省覲亦不過遲數日弟與兄在前途候之可也

答馮樹堂書

十九日午刻奉初八日一書戌刻又奉初十日一書八年不見忽得數信喜可知也然當乾坤瘡痍之際所述皆可爲痛哭之事回憶光天化日忽變爲雨霰陰霾則喜極而悲矣卽辰伏惟侍奉萬福江省守可無慮惟戰則未有良策相持日久兵餉告匱軍火亦竭終恐變生意外專盼木筏早來水陸夾攻或可得手日頃接筠仙憩亭兩公樟樹來信知木筏八架二十二日可一律造成羅山已收復安福蔭渠在泰和亦獲大勝惟埽除淨盡之後歸至樟樹尙需時日而黔兵逗留袁州數次專

弁齎函迎催不謂乃授意袁州府稟請留袁勦辦土匪已告中丞批駮催令速來恐仍未必能星馳就道鈞憩僅帶湘楚勇千三百名坐簰先來則太單守候同來則過緩已函致鈞仙務於二十三日起程簰行較遲計將到省時黔兵暨羅蔭兩兄之勇必有一到者到則水陸竝進賊必即日潰走矣湖南兵驕將懦已非一日賴潞師懲艾而整頓之不謂決裂至此爲曲全大局計自應暫駐衡州然而長沙又將何如回首鄉關寸心飛越江省應還湖南之三萬金解圍後忠源必能設法歸還目前則不能也遷官之說此間亦有此謠言而實無其

事自分力小任重悚懼已深若再有寸進則更罔知所
措故人知我定不以爲矯情也所存湖北之皮箱等件
既承意城兄帶至南省即暫存尊處解闈後當專人取
皮衣也來信有便足赴樟樹已轉寄筠兄閱看矣

致郭筠仙書

廿六日之別惘惘如有所失初二日孝感營次潘氏子到奉手書得悉倉子埠之險涘憾吾遣派之非人細詢情形愧赧萬狀幸天相吉人俾得平安南渡稍贖愆尤即給潘氏子九品功牌並從優給以銀兩初五日黃陂之二差至復奉函示知初一日已抵咸甯屈指行程初十日前當可安抵里門吾弟此番援江爲忠源歷生平未歷之險受生平未受之驚江氏子孫世世感且不朽而來諭反以區區薄費爲言殊令悚然別後即拔營前進是夜駐楊店探報上竄之賊已聞風退轉即就近收

復孝感擬由漢川進逼漢陽而到處隔水無船可渡只得取道三汊埠仍由灄口進攻漢鎮初二日夜在孝感行營奉到

恩旨補授安徽巡撫令即馳驛赴任現在賊船竄入廬江距廬郡不遠李中丞又已革職亟應星馳前往惟念湖北現當緊急之際未忍恝然遽去仍與方翁催隊前進擬俟到漢鎮紮定營盤佈置周妥再行赴任庶幾此心稍安德安之行權其輕重緩急乃係正辦而甄帥竟以此將忠源與方翁登諸白簡謂我兩人借北顧爲名置省垣重地於不救此老亦可謂情急矣然問之我兩

人之心則固無愧也初五日午前到灄口尚有賊船前來窺伺經劉福成帶兵擊沈數隻奪獲大船一隻殺賊十數名賊竟於是夜潛行下竄武昌解嚴以愚見揣之非南京大營得手即大股從裕溪北竄如前之說實天下之福如後之說則安徽又不知作何辦法然吾楚之禍則少紓矣擬於明日至武昌一見甄翁歷陳田鎮江防之法後日即起程赴皖惟是受

恩愈重報稱愈難昨日謝摺有云苟克濟於艱難死生弗恤儻有孤於委任鼎鑊不辭惟矢此志而已老弟其何以策之岱兄已發文往調既到安省不必附片矣江

西保舉途中卽當提辦昨接滁師八月廿三日來書有擬再募楚勇六千之說並寄示與王樸山往還書札樸山眞奇男子讀之令人神王已附片陳奏請卽多備船筏配帶礮位由洞庭駛下以剿爲堵摺甫繕而武昌解圍之信已至未知此舉終能行否吾弟到家後急宜晉省玉成其事至要至要季兄天下士歸伏梓木洞固於吾楚有益忠源欲邀赴皖省未敢啓齒吾弟當爲我代揆之非爲忠源而來爲天下而來也速賜一音爲禱

致周敬修制軍書

忠源伏處山陬亙大賢之名久矣恆思自近於左右得片言爲圭臬奉以終身而未由進自先生建節重湖專征嶺表或隸帡幪或邇旌旄竊自欣幸謂可稍近光儀矣未有介紹得一親炙私自愧憾莫釋於心妖賊構亂逆燄滔天自粵而楚而江淮而豫晉零股且竄及近畿普天率土罔不痛心疾首忠源一介書生三載戎行寸功未建遂以臬司幫辦軍務茲復奉

命巡撫安徽封圻寄重瀆懼隕越況淮南自古號爲重鎮見在賊以金陵爲巢穴而出沒長江進踞皖城則合

肥實爲北去之要隘非獲大君子之教爲之指畫以啟顓蒙恐滋罪戾以負委任竊以爲今日情形求人練兵措餉爲三急務安徽一省之中豈無志節超越誠足以化頑感物智足以洞機測變廉足以理財激俗勇足以治軍殺賊之人四者而有一焉無論其科第爵位之高卑歷試而任之則殄寇安民之責不恃一人區區之見以自是而士大夫樂見其長者或騈集以與我共濟時艱若夫尋常趨承員弁椑闔幕紳舉世以爲才而致人才敗壞者抑豈無人先生爲物望所歸又復久居安省當早有鑒別於胸中特當道不能自盡忠款以求人爲

急務而不之告耳忠源雖不才竊願附於君子之末以得人為急務理政卽戎臨民報國之要莫切於此斷不至知而不舉舉而不先惟望大君子一一密指其艮楷則忠源進退有所依循庶乎旬月之閒能與不能判若黑白矣此亟欲請誨於先生者一也忠源自奉幫辦軍務之

命所帶楚勇不滿三千人是以五月中旬有招調兵勇萬人之請不數日賊之別股卽圍洪都忠源入洪都兵勇僅二千陸續調到大營及湖貴之兵勇始逾一萬洪都解圍經張小浦截留之外而所帶又祗數千賊竄至

田家鎮忠源以九月十二抵其處兵勇濟江而北者僅數百人田鎮潰防各兵勇尚在南岸即飭其迅赴武昌楚勇在北岸者不滿百川滇勇僅數百開化勇廣勇又數百人合計千餘人旦及至廣濟收集張徐兩觀察之潰勇而與唐子方方伯合軍亦祗四千餘人十月初六日賊自漢口退出忠源已疊奉赴廬之

命急進鄂城與吳甄甫制軍崇荷卿中丞相見恩欲將原帶兵勇帶赴廬郡而賊去會城僅百餘里風順溯江頃刻即至斷無可撤之理十一月僅以輕兵滿千前進安徽見在之兵除調在他省外諒所存亦不多大江南

岸之地為賊所阻隔其防兵尚恐難自固藩籬而江北
岸之防劃除安慶陷賊以外僅餘廬鳳潁諸州郡通籌
其要隘之處如安慶可克復卽須於裕溪柵港東梁山
三處置防古人於東關濡須口爭之不已者以此也守
安慶約須二三千人三處之守約須六七千人守合肥
約須三四千人又必得有精兵健將往來馳擊於陸路
則自滁和而西北竄鳳壽之道自太湖廬江而北竄潁
亳之地庶可迎截又非五六千人不給也合計在二萬
人內外料安徽江北岸之兵必不足也兵不足非招勇
不濟竊聞廬州北境及潁鳳多健士此時以招勇之法

部署之擇其明白知道理者爲之首領獎以大義激發其固有之天良俾囂悍化爲勁旅以爲國家用又足以救乏兵之苦夫豈不善特患貪生畏死不明兵機者而爲之將則坐費而無成效矣第安省招勇舊日之章程豪傑之名姓人才之能否非新到之人所能具知先生以濟時艱爲己任諒已久與廬江士大夫經營措置胸有成竹是所亟欲請誨於先生者二也安徽一省正雜諸項錢糧及漕米尚能催徵七八成否鹽茶諸務尚有可興之利否外此不能不取給於捐輸捐輸之有名無實及觀望不前總由董勸者之不得其人不得其法而

乾沒侵吞者比比也十家之內必有忠信若比州比縣咸舉誠樸不慣辦公事之君子董而理之俾捐輸之人曉然於董理者之不欺爲之上者保奏議敘亦據實不欺必無覬望不實之患矣其劣富猾商甘心輸賊而不肯助我者雖誅之可也輕則懲之辱之斷不得一切苟且爲煦煦之仁取說於民蠹而不顧事之有濟與否大君子於地方豐瘠民情向背紳商愿狡必有把握在心以素所蓄積之懷爲國家生財衞民何以俾大義克明浮謗不生必有處之適平適允者是所亟欲請誨於先生者三也三急務之外智淺識卑多所掛漏若復一一

教之則平生就正之心於此可慰月底諒可到省晉謁
在卽萬望爲
國爲民爲道珍重書不盡言忠源頓首
按桐城方存之宗誠俟命錄中載公與呂文節書其
文與致周文忠書同而無首尾故舍與呂書而錄是
文呂公名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縣人立朝正直在
言路甚有建白咸豐三年以侍郎奉
詔還皖督辦團防其年十月賊陷舒城死之事聞
文宗悼惜
予謚文節鄧瑤識

荅曾滌生侍郎師書

九月二十四日奉八月二十三日衡州一書竝寄示與王樸山兄往來各函具言兵之不可用欲再招勇六千以爲滅賊之具初七日從吴甄甫先生處寄到一書又以南昌楚勇求賞一事慮勇亦不可用忠源竊謂兵勇皆未嘗不可用患將兵將勇者不得其人也夫兵之不可用者勇於擾民很於仇勇敢於犯上而獨怯於殺賊既盡於吾師前書所云矣然使得一廉明之將統之視兵民爲一體則兵不敢擾民聯兵勇爲一氣則兵不敢仇勇將之愛兵如父兄之愛子弟則兵之衞將亦將如

手足之衛頭目而無把持挾制之患將有敢死之心則訓練必勤兵有可以殺賊之具則膽氣自壯而無畏避遷延之禍今之爲將者一切反是而謂兵不可用兵亦不任咎也若夫勇之難用則更有甚於兵者潮勇捷勇無論矣吾鄉嚴雲舫之辰勇樊川之勝勇勞氏子之虎勇在長沙皆能殺賊其後歸鄧紹良統帶駐鎮江府城外淫掠殺戮至激吾民控愬於賊甘心爲賊向導頃刻之閒全軍潰散賴和鎮軍接統之整齊訓練稍稍成軍然聞其欲懲治一二人竟以不密逃去爲賊竊意兵之爲害尚不至此諸勇之中惟楚勇較馴無從前數者之

弊然南昌求賞一事亦大不成事體吾師所聞不爲無因筠仙既歸里問之可得其顚末雖由小人敎之忠源未能先事預防然其頑梗亦可概見湘勇較楚勇尤馴然斗山所統八月二十六日爲索賞項幾於譁譟寶峯所統在德安一鬨而散勇之難帶其略如此然而羅山之勇無是樸山之勇無是卽忠源前此之楚勇亦不聞有是不獨此也廣勇最稱跋扈大營散之張石卿制軍收之以援江西忠源甚非所願念既如此不收恐去從賊姑令紮營城外而留心駕馭之卒乃大得其用楚勇相親已久置之不經意至有求賞之事可見患常發於

所忽不可不自警也由此觀之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帶勇之人夫兵之弊由國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無所得食攢入營伍求肥其身養其妻子不知打仗殺賊爲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於語言趨蹌以媚其上爲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彼以是術而得官則必操是術以進退衆兵洊至高位則又操是術以黜陟衆官相沿已久積重難返營務安得不壞軍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則募於有事之時皆山野椎魯之夫其猛悍之性尚爲可用然從征日久得錢易則習於奢華殺人多則果於殘忍事平之

後散處田閒則貽異日無窮之禍故論目前擊搏之用則兵不如勇而論異日遣散之難則勇不如兵然忠源終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倉卒而難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則治標今日之時勢甯取其勇悍搏擊之用而後日遣散之難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故忠源甚韙吾師前書之論而顧不以後書所難自阻但多求羅山樸山其人者以爲上將則收勇之利竝可弭勇之害而賊不難平矣方今賊據有長江之險非多造船筏廣製礮位訓練水勇先務肅清江面竊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無安枕之日然竊

計海內人才能辦此者惟吾師一人能管駕船勇與狂
賊相持於波濤險隘之中而不懼者惟不肖與蔭渠羅
山樸山數人賊在南昌時接吾師前書欣喜慶幸次日
適發報卽附片陳明請吾師遴派船勇從洞庭駛下竝
請楊熙管帶船勇從荊州西來以勦爲堵昨奉
諭旨區區愚計實已上協
天心而竊慮吾師或以後書所難自阻且鄂省已解嚴
若遂寢前議則天下巨禍其誰弭之故請吾師卽日繕
摺與忠源聯銜具奏竝致書海內豪傑廣集經費號召
吾鄉忠義之士迅建義旗蔽江而下忠源亦當收集淮

南奇傑以爲應援若再曠日持久天下大局非臣子所忍言矣忠源以八月二十九日自江西起程九月十二日抵田家鎭十三日潰防二十一抵黃陂縣二十六鈞仙告歸其遷延之故艱難辛苦之狀鈞弟自能言之二十六日以後則詳各奏牘中謹鈔錄寄呈惟月之三日

拜巡撫安徽之

命自分識淺才拘不足以勝天下之重而安徽又當萬難措手之時深懼隕越貽知己羞其到彼措置之方具詳致周敬翁書中鈔稾寄覽求一一教之彼中紳士除呂鶴田吳竹如二公外尚有可求之人否官吏中除陳

岱雲外尙有知其底藴者否鄒叔績宏博淵懿人所共知而才識之遠大膽氣之充裕尤爲今世所希覯見與忠源同往獲益良多惟不知季高霞仙諸君子尙有冒來相助爲理者否求爲我問之叔績之兄子伯韓見在南省鑄礮忠源欲請赴淮南懇吾師代爲勸駕忠源恩未能致書並懇請其帶鐵匠數十人吾師爲籌畫盤川資送來廬至禱至禱楳山天下奇男子得吾師回信後卽當奏調恩恩不及致書吾師久駐衡州似非所宜末流之世凡事當委曲求濟昨得霞兄書淚以此意相規忠源淚感佩之祇悔在江西時未能推誠相待竊願

與吾師共勉之十月十六日忠源謹上

祭廬州城隍神文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十有二月戊寅安徽巡撫江忠源謹以庶饈清酌致祭廬州府城隍之神曰惟神廟食此土以禦災捍患爲事忠源奉
天子命來撫是邦亟欲埽除羣醜奠我蒸民乃莅任一日賊即圍城猥以病軀登陴固守幸賴將士用命官民一心二十餘日以來屢挫兇鋒人心益定惟是軍餉告竭借貸已窮子藥無多諸物不備援兵雖集未能直抵城下脫有不虞忠源效事不力死有餘罪百姓何辜罹此荼毒思神享

國祀典二百餘年當此寇臨城下諒必不袖手坐視自取罪戾且此賊兇殘異常毀及神鬼萬一此城莫保神縱不惜百姓豈不自顧其身今與神約限三日內率爾爪牙助我城內外之兵勇協力同心共殲醜類迅解重圍儻衆有不足力有不能願效包胥之請理當有應冥冥之中必能遣精兵良將之神助我戰守若謂廬郡之人劫數難逃願於解圍之後以忠源一身代城中億萬生靈受刀鋸斧鉞之戮區區愚忱伏乞鑒納尙饗

解散脅從示

爲申明順逆解散脅從以全民命事本部院奉
旨督師埽平逆賊業已咨會各路將士剋期進兵釜底遊魂滅在旦夕惟念陷賊人民迫於兇焰致爲裹脅抗
拒
王師實非出自本願恐大兵所至玉石俱焚生靈何辜遭此慘毒合先申明順逆開導愚蒙爲此示仰賊營脅從人等知悉爾等本係良民因誤陷賊營罪干叛逆無知之徒以爲賊自廣西倡亂由楚而吳擾及五省用兵四載日久稽誅似乎天佑兇人聽其猖獗是以爾等妄

冀顯榮不知亂臣賊子何代無之罪惡貫盈終難倖逃顯戮且此賊兇殘異常無復人理或殺其父而擄其子或淫其妻而殺其夫屋宇被其焚燒家貲任其擄掠驅使如奴隸拘繫如罪囚苟有人心自應義憤激發況每逢戰鬬必先驅被擄之人民以攖鋒鏑稍有退縮卽殺其身戰敗被擒官兵因其抗拒亦必斬首梟示是爾等進亦死退亦死非反正來歸萬難別尋生路況我

聖朝深仁厚澤浹於人心爾等自祖父以來食毛踐土二百餘年縱不能殺賊立功亦何至負恩從賊自取滅族之禍人雖至愚萬不及此且前奉

上諭自拔來歸卽予免死殺賊者仍優加爵賞
聖恩高厚開以自新之路屢經曉諭爾等豈無所聞何事遲疑不卽自圖洗濯蓋由逆賊造言恐嚇以爲從賊之人不能曲予寬宥爾等爲其所惑遂不敢反正來歸
本部院哀爾愚民誤罹法網見已行知領兵將備無論從賊久暫一經投出卽爲良民不準妄行殺戮其賊中頭目若能痛改前非洗心歸化亦必量才錄用仍當重加賞賚決不食言儻竟執迷不悟則是甘心從逆自取滅亡惟有統領大兵痛加剿洗以彰
國法而快人心順逆之理昭然各宜猛省急早回頭毋

貽後悔凜之特示

陳明廬州獲勝幷請調兵撥餉疏

奏為賊匪連日環攻廬郡均經兵勇擊退迭獲勝仗並請飭調重兵迅撥軍餉來廬救援恭摺馳奏仰祈聖鑒事竊臣於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會將臣在六安援篆力疾馳抵廬郡各情具奏並將賊匪徑撲廬郡臣督率官弁兵勇登陴守禦各情附片陳明在案臣查廬郡南臨大江北枕淮水為自古形勝最要之區現在金陵揚鎮三城尚未克復又為

賊匪北竄之衝且新改省會尤爲根本重地不可稍有疏虞周城七門曰大東曰小東曰南門曰德勝曰大西曰小西曰北門惟南門德勝門外尚無房屋水西門外房屋尚少餘俱民房櫛比 臣 到任一日出示燬拆尚未興工賊已踵至盤踞各民房內施放鎗礮又水西一門城牆俱低而城外坡隴獨高賊紮營其上俯瞰城中最爲喫重 臣 卽駐守其處將城牆加高培厚其次大西門民房逼近城根又無濠溝賊到卽在該處開挖地道令隨 臣 來安之湖南舉人鄒漢勳候選訓導鄒召旬駐守雇覓夫役從內迎挖德勝門派四川都司楊煥章駐守

南門派委雲南參將惠成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承恩駐守小東門派委池州府知府陳源兗駐守大東門派委廬州府知府胡元煒駐守北門派委合肥縣知縣張文斌候補通判許亦淸駐守其餘文武各員俱令駐紮城上分要守禦布政使司劉裕鉁日則總理軍務夜則周歷各城嚴密巡查惟城垣周圍三十餘里兵不滿三百勇不滿三千且係新集之眾不諳守城規矩惟將帶來之兵數百分布各城爲數無多究不敷用且各門月城厚不滿三尺高不及一丈又與城身不通防守尤難得力幸城內紳民深明大義見臣力疾登陴布置一切人

人感激奮興出丁助守且設局分要送茶送飯粥晝夜不絕兵勇無須舉火得以專意守垛賊於十三日五更用鎗礮分攻德勝大東小東及南北兩門暗用雲梯扒大西門月城經鄒漢勳督率兵勇抵禦鎗礮齊施斃賊十餘名賊猶抵死不退業有數十名扒上月城被我兵奮力將賊殺斃奪獲大黃旗二面雲梯六架其餘各門亦各斃賊十餘名是日合計斃賊一百四五十名兵勇受傷八名十四日黎明賊乘大霧猛攻北門鎗礮如雨經張文斌會同湖北把總尹孝忠外委張得貴督率武生周恩及兵勇人等奮死抵禦斃賊四五十名尹孝忠

腹受鎗傷移時身故張得貴左肩受礮子傷猶奮勇力禦右手復受礮子傷三指俱斷賊來愈猛周恩父子督率兵勇拚死堵擊賊始敗退同時賊又乘霧分撲小東門經陳源兗督率守備程智泉力禦斃賊二十餘名是日合計斃賊六七十名陣亡鄉勇二名居民一名受傷兵勇十餘名十五日卯初賊以小股分攻六門以大隊用雲梯攻德勝門經都司楊煥章督率四川弁兵奮力抵禦湖北把總向得勝帶勇幫同轟擊自卯至辰斃賊百餘名奪獲雲梯五十餘架各門斃賊七八十名是日合計斃賊二百餘名陣亡居民一名受傷兵勇二十四

名此連日賊匪攻城我兵迭獲勝仗之實情也所有傷亾兵勇居民均由臣隨時分別賞卹其尹孝忠一員應請
旨交部從優賜卹以慰忠魂惟是守城數日以來雖迭獲勝仗兵勇究屬過單軍餉究屬過絀加以賊情詭譎既盤踞民房以爲藏身之固復於無民房之處分紮營壘以爲環攻之計現在天氣嚴寒既恐日久兵勇懈生而臣疾尚未復元又恐日久支持不住伏乞
皇上迅調援兵多撥軍餉星速救援保全廬郡即以遏賊北竄之路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至臣力守廣西湖南江西各城紳民急公好義固不乏人求如廬郡之萬眾一心實所未見良由涵濡
聖澤淪肌浹髓故能有勇知方眾志成城除俟事竣由臣擇尤保
奏應請
旨先行下詔嘉獎以勵眾心抑臣更有請者臣甫經到任郎值圍城又值萬難措手之時非賞罰嚴明不能整齊眾志如有出力尤著之員可否由臣隨時保
奏其不遵調度之員可否由臣隨時正法伏候
訓示遵行所有賊匪攻城我兵迭獲勝仗並請調兵籌

餉各緣由謹繕摺由驛馳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製造戰船肅清江面疏

奏爲請

飭製造戰船購備礮位先務肅清江面以進籌勦賊之

方仰祈

聖鑒事竊惟行軍之法因敵制勝阻山寨之險者直扼其要害兼水陸之勢者先破其舟船粵匪自湖北安徽陷江南沿途擄掠民船已逾萬數自九江以下江路一千數百里盡以資賊多或百數十船少或一二船往來停泊無敢阻攔江南揚鎮等處皆兩面憑江並力攻圍而賊得水陸救護以牽制兵力故欲克復三城必籌肅

清江面之法欲肅清江面必破賊船欲破賊船必先製
造戰船以備攻擊賊船出沒無常乘風急趨一日可數
百里官兵既無舟楫之利哨探不能施防禦無所用是
以其勢日益猖獗使早制備戰船多安礮位調廣東閩
浙各水師營兵以截江路而大營兵勇分堵三城與水
營聲勢聯絡以四扼其分竄之路兼施堵勦之力斷彼
接濟之途未嘗不可尅期奏績向榮琦善會請調僱民
船爲勦賊之用不思船戶非習戰之人一聞賊至張皇
失措官兵不能遽繩以法若賊用民船劫之以威稍違
指揮卽行殺戮故以民船擊賊船我先不能得力而賊

之奔突自如以戰船擊賊船賊旣不能整齊而我之衝擊有勢勦賊之略無急於斯論者徒謂賊勢方熾製船購礮有緩不濟急之勢不知賊據三城已逾六月未聞戰勝攻取坐收旦夕之效長江天塹盡爲所據苟非分扼江險雖勁兵良將無可施其力防堵攻勦勢且兩窮卽其竄擾江西兩月有餘官兵屢挫其鋒而不能及時撲滅者良由賊船過多旣可資以策應營盤復可藉以擄掠糧倉如前分擾瑞州豐城而無船可以迎勦轉擾饒州亦無船可以堵截維屢經設法焚燒其船而諸多不能應手臣愚以爲宜

飭四川湖北湖南各督撫製備戰船百餘隻一以廣東拖罟爲式每船計可載兵五十名
飭廣東督撫購夷礮五百斤三百斤者合千餘尊以奉到
飭旨之日起尅期三月一例齊備陸續放至武昌以備調遣此三月之中力能破賊卽以此項分佈沿江水師各營葢用近日水師戰船有名無實一經調撥無從應付得此分佈爲益日多且賊衆數萬擄船萬餘縱使敗衄而乘船遠遁沿江一帶必受其擾捜捕餘匪不能不資船爲用與其貽悔於他時何如急籌於今日竊計每

船以千金之費準之約船百隻需銀十萬兩每礮以百餘金準之約礮千尊亦需銀十餘萬兩除官辦外並勸紳商捐辦請照捐輸新例酌減三成議敘總以廣爲預備迅速蕆事爲務俟戰船礮位刻日造齊然後調集閩浙廣東水師營兵兼雇廣東水勇扼守江險以勦則相機衝擊而力有餘以堵則依營據險爲勢亦壯其於戰勦之方未必無補萬一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施行謹

奏

案粵賊之變蹂躪徧天下自湖南創立水師肅清

江面賊始日蹙遂成底定之功而其端則自忠烈公發之伯兄鈞仙先生與忠烈同守南昌實與其議忠烈殉難後求此摺稾不可得光緒丁丑忠烈之子芾生省予浙江始從夏經笙明府處得之幷得致夏憩庭方伯及壯節公二書因亟爲補入經笙爲方伯之子方伯亦與公同在南昌軍營者也

郭崑燾識

致夏憩庭方伯書

月之望日得滌生先生書知楚勇於月半前後可自長沙起程但未審何人管帶二舍弟曾否隨來十餘日未得南省信息心殊懸懸昨有四川兵自楚來言楚勇已於十六日起程果爾則日內當抵章門茲特遣六品軍功尙得勝探迎前麾此閒賊情暨守禦一切事宜問該軍功可知其詳上游從賊者頗多距省南三十里生米地方有唐姓從逆助虐勒民媚賊大旆從水路來到該處卽可捕而斬之並聞時有零星賊船遊奕不常並可迎頭截勦惟必須整齊隊伍行則成陣止則成營方能

得手又須多設哨探以備不虞想諸君子成算在胸無
俟鄙言之瑣瑣也至此紮營地方務求於數十里外預
先差人至省知會以便先爲相度

寄汝舟弟書

汝舟三弟覽我於初二日行抵馬夫嶺晤相堂及戴三兄帶楚勇千餘名令其進紮東林以下一帶以堵賊匪回竄江省之路而自帶滇川各兵一千七百餘名趕赴田家鎮奈江面賊船絡繹不能由武穴渡河只得繞由瑞昌取道興國州一路翻山越嶺行走甚難初四日探知賊匪已由富池口馳入襲破興國正在焦灼幸初五日接徐石民觀察來信知田家鎮屢獲勝仗賊船未能闖過並聞廣勇開化勇辰州兵已繞赴興國上游或可堵其竄鄂之路我現派人往富池一帶採聽或逕趕赴

富池或繞道趕赴興國明早始能定局惟賊船既已上竄九江之賊無多無須畱兵駐守且逆料該匪必不肯舍去舟楫之利從陸路回竄江省是以飛札專調相堂戴三兄帶楚勇趕赴興國策應並飛催黔楚各兵一並趕來如興國業已收復田鎮可以堵住郎設法製備木筏橫衝而下九江無須攻打自然克復儻興國已失田鎮已破郎飛速趕赴湖北省城力圖守禦此時蔭渠弟想已轉省得此信務求星速起程由建昌探明山路直赴興國至田鎮四十里不必再走德安以免紆折也

江忠烈公遺集卷二

溆浦漫興

幽人撫綠綺彈破五溪煙莫怪知音少此曲今不傳

訪舒壽宇同年百齡

爲訪同心趁晚涼五溪深處見山房路迷蒿艾人蹤少酒饜醇醪客話長憶昨燕臺同市馬與君歧路歎亾羊故園歸後長安遠知否烽煙近帝鄉時聞夷船駛至天津

沅州舟中

數載風塵苦今茲返舊林那堪雙鬢影又照五溪深水

曲帆徐渡山高日易沈灘聲已嗚咽莫更聽猨吟

投何文舫師

我入龍標城風俗何醇美佇立問父老云是今年始今年新尹來明鏡懸萬里有婦虐其姑尹間置之死市呼鄰里來喻以仁孝理疾惡甚仇讐愛民乃如子所以期月閒化成無遠邇我昔初見公意謂經生耳孰謂坐琴堂吏治偉若此方知古循吏端自儒林起急投懷中刺依依親杖履應許坐春風一爲湔塵滓

黔陽謁靈佑伯祠二首

靈佑伯周文暐字元龍浙江海甯人　國初宰

黔陽甫三月靖州降將陳友龍叛以其衆來犯文曄堅守百餘日賊稍卻開門掩擊追至金橋以衆寡不敵力戰死之闔門八十餘口同時殉焉事聞 命建專祠歲春秋祀事詳湖南通志

絃歌化甫布崇朝鼙鼓聲旋徹九霄百戰不摧張許志孤軍爭奈虎狼驕生無奇策殲狂寇死有忠魂翊聖朝終古龍標往來地風雲常爲護金橋

取義成仁矢志堅舉家同日赴重泉丹心足並乾坤永青簡何妨姓氏湮八十餘人志未載其名檻外方池清映月檐前古柏翠參天我來正值秋風冷一薦溪毛意黯然

讀紀烈詩徵題後

生世何人不愛軀臨危畢命況須臾閭中窈窕竟如此寄語偷生賤丈夫

贈曾天谷茂才　寶光

天谷昔居湘水曲爲慕赤松尋辟穀皤然歸去龍標城黔陽山水爲君淸有時聚米畫形勝方輿阨塞指掌定有時樹表測蒼穹周天象緯羅心胸秋晴訪君渡沅水龍標山色靑無比君方倚杖看山歸一笑相逢色狂喜置酒前除月暎波舉杯斟酌復狂歌昔日拌尋句漏令誰知此意成蹉跎方今鯨鯢跋巨海復聞霪潦崩洪河

至尊日夜憂飢溺丈夫有志宜枕戈手無尺箠與寸柄
拔劍四顧空滂沱我初見君心已折忽聞此語腸內熱
蓬蒿豈合埋姓名欲濟無舟招不得人生隱顯秪兩途
不爲廊廟卽江湖眼看日月疾於烏莫更因循誤此軀

宿洪江夢贈人一律醒後僅記宴安紈綺二句因
足成之

莫嫌車馬逐風塵休厭飢寒迫此身得戒宴安緣客久
免譏紈綺賴家貧
朝廷已定和戎策海徼猶需草檄人繫頸請纓男子事
封侯歸醉洞庭春

曉行

落月未沈屋曉雞催客行馬遲知路險裘敝覺寒生遠道長年慣浮蹤四海輕前途殊黯淡山色喜相迎

途中喜雨

匹馬出幽燕長途旱苦煎忽驚塵捲地彌望雨連天宿麥蘇今夕無禾近四年坐聽田父語喜極轉潸然

寄湯海秋農部鵬

韓蘇世云遠風雅道將頹天恐斯文喪人鍾閒氣生披胸星宿滿落筆鬼神驚視草綸扉罷精廬又授經

登齊河城樓

雨息層城望漫天煙霧開水流遼海去山接岱宗來漢帝曾封柏秦皇舊有臺蒼茫何處是搔首獨徘徊

大清橋

水痕衝岸急橋勢闢空飛利涉靑齊賴洪濤碧海歸濟川心尚在題柱志偏違杳杳天難問踟躕對落暉

奉寄劉雲樵丈人

湖海愁羈客山林憶偉人標期三代古孝友一家春躍鯉誠開凍蒸棃義感鄰漣曾流德秀藥每侍純仁學業陰鏗富家風原憲貧薄田荒郭外佳句滿湘濱俠骨窮猶傲中年德更純論文如水淡識面比醪醇麗馬原同

里劉盧況世親季方持杖日趨儉候門辰侍側常稱鳳
逢人輒歎麟招要心惓惓告戒口諄諄豈謂狸難變何
時蠖始伸駒光騰去速雛集感尤頻苦志徒先櫱翹庭
愧負薪虞鄉方困趙季子已辭秦遼海鯨猶肆衡陽雁
又賓望公何處是秋雨滿重闉

與嵇蔭滋遊北城

城闕連斜坂登臨趁落暉暮蟬鳴樹急倦鳥避人飛葉
下梧桐瘦疇平粱稻肥秋風不知憾瑟瑟上征衣

野望次嵇十一韻

尊菜羹空美桃源津尙迷偶乘秋雨歇來看夕陽西庾

子小園棗張公大谷黎從君賞幽事一一入新題

再疊前韻

日沈聲壑暝歸路晚煙迷蟬咽涼風急星流大火西客情語苦疑詩筆爽哀黎不覺空山寂相從句屢題

平原懷古

羯奴亂唐室河朔沒腥羶廿郡人何少孤城公獨全弟兄能報國宰相不容賢正直多蒙難千秋一慨然

秋懷十首

夜久不成寐披衣步前楹軒窗寒月色砧杵變秋聲事業劍三尺生涯棋一枰金飆攪客夢萬慮一時縈

少歲服奇偉甘貧長坎軻文章遊俠傳兄弟力田科豈
被聰明誤飄敎離別多塵心何日淨歸去老巖阿
旅食京華久燕臺又夕陽無才甯怨命多病每思鄉腳
躡虞卿蹻肩擔季子囊故人如問訊詩卷壓歸裝
驅車憶前史往復流民圖長吏恩原普愚民計總迂飛
鴻號澤畔荒草沒前途聞道永興判今朝上瑞符
自顧方飄泊誰能爲爾謀添將今日淚惹出故鄉愁苗
秀山南豆田開舍北溝未知時雨降可得有年不
男兒去鄉井父母倚門閭牢落三年別周流萬里餘萊
衣弟能舞毛檄我猶虛欲上南山頌惟憑一紙書

合有煙霞疾江山到處迎舉頭看嶽峻濯足想河清星
沒千家曉雲開萬嶺晴前途無限好祇是客中行
寂寞蕭齋裏柴門竟日扃故人勞問訊知己半凋零書
寄憂難達魂招豈有靈秋風不相識猶自款疏櫺
無事忽長嘯飄流又一年對書常捉腕攬鏡欲華顛客
燕銜殘雨征鴻入暮煙便當沽濁酒一醉問青天
是非千載定何事更狐疑直恐風塵老羞爲世俗知棃
肥秋雨細葵熟晚風遲散步荒郊外狂吟梁父詞

秋日懷鄧伯昭同年　瑤

羣居苦君數久別憶君眞經術鯉庭舊文章鳳閣新齊

遊思鮑叔趙說想蘇秦珍重貂裘敝新寒正逼人

寄張枬皆同年 經贊

獨有張公子居然器出羣醞醇公瑾酒嚴重景丹軍汶水秋先冷燕臺日正曛思君獨不見搔首賦停雲

與嵇蔭滋晚眺大清橋

前遊姝未久水落忽橋高始悟升沈理飄驚日月慆秋風生老栁暮色上寒皋絕似湘江晚相攜坐小舠

夜思

此夕秋將老閨中刀尺寒可憐諸姊妹尙說月團欒四載牛衣冷三更蠟炬殘停鍼方憶遠離緒定無端

與嵇蔭滋登城樓見河水洋溢循溪上泝至暮方歸

久客秋將半傳經晚始閒斯城歷秦漢攜手對江山形勢粗能審昇平詎有患延緣不知莫還爲溯前灣雨過水猶濁風輕浪亦微潛魚湙不測好鳥倦能飛作楫中流晚迴瀾壯志違遠看羣巒瞑悵望各言歸

初月

列宿皆潛伏生西未肎東幾時見圓相搔首問天工今夕光雖細千潭印自同不辭長若此淙夜太冥濛

仙査

既有浮査在天河未覺遥如何牛女渡飜用鵲塡橋橫漢從來久秋風未肎飄仙人終用汝莫惜暫停橈

送羅伯仙明府之任幷陘

去年被病如被酒徹夜呻呼驚戶牖我公藥我起九死活人須臾未曾有公學豈惟盧扁徒仁術江南活黔首會聞白馬湖邊路歌頌神君不容口（曾任寶應縣令）幷州地瘠民苦貧不似東南財賦藪連年春旱更秋霖病急求方需肘後嗟爾瘡痍今合蘇艱難遇茲醫國手士元雖非百里才國僑自是衆人母臨歧我欲酌大斗持向離亭

爲公壽蒼巖山畔萬峯環待聽歡呼徧童叟

贈黃鶴汀芳

君才如長劍寒光高萬丈不去斬樓蘭古匣鋒自養造物愛才有深意未許干鏌速騰上方今海氛猶澒洞誰踏滄波誅魍魎士元知非百里才佇看伊吾一抵掌

贈彭暄塢旭

人生如行自南北隨所牽桑梓不常値萬里忽相見嗟我狂且愚動輒遭世譴不謂與君交膠漆同繾綣君才如干將凜凜寒芒炫我獨契其深反復看不變煌煌帝王都夥頤走羣彥咄哉兩狂士閉戶守孤賤孤賤何

足論要以道自繕吾道久堙鬱相期共摩鍊
金非冶不堅玉非礲不美嗟君獨何爲遘此銷骨毁奇
骨豈能銷天意或可揣虞卿坐窮愁箸書照青史范叔
非去魏誰知天下士古來豪傑人半自動忍始窮冬天
地寒霜雪隨處是松柏孰後雕蒲㭊孰先萎請君愼自
擇庶以蹈前軌
李杜忽已遠風雅委榛荊嗟君涉末流欲與狂瀾爭向
效西崑體綺語吾不賡邇來氣初壯筆底韓潮傾繡腸
百怪具巨細隨所鳴會入明光宮吮筆賦淸平甯當老
風塵似我蓬累行我詩久不作荒田睞一耕願聆威鳳

響莫作寒號聲

贈楊春皆同年 孝麟

訂交二十年相見苦逼窄君鬢旣欲華我髮行將白起看同學子裘馬自烜赫榮悴各有時豈怨雲泥隔我材慙卷曲理不中繩尺君材天廟器早合儷圭帛胡爲竝棄置老作幽幷客側聞海上鯨跋浪滄溟坼繫頸正須才學畫定何策淡山有大木待用古難迫造物忌速成良工當自惜

贈曾滌生庶子用東坡除夜贈段屯田韻

洞庭渺人閒衡嶽矗天半茫茫高與淡妄測眞可歎先

生廊廟珍甯比白珩玩廷裕下水船叔夜廣陵散有如大國楚曹檜誰等件丰高心轉下吐納師公旦叔季俗澆薄噴飯堪滿案鸞鳩搶榆枋井底蛙聲亂賢者不可測無垢躬自盥几帶勒箴銘韋弦砭急緩庶幾忠恕心家學參一貫行當位夔龍爲世起貪懦春和美陽澤萬物歸鑪炭功成湘水上松竹款山館嗟余亦嶔嵜世態羞冷暖感君纏緜意勉歌發笑粲

疊前韻寄馮樹堂卓懷二首

濂洛去已遠俗學常居半鄉原如根莠亂德尤可歎嗟君獨超軼詣理物無玩大木產巖阿早不作樗散在山

更挺特恥與荆榛伴惟有歲寒姿輩寺其昏旦往者

王師出失律罪宜案獄獄陳侍御抗言糾紛亂國恥未

云雪如垢急思盟當以去就爭言責不容緩君欲誘進

之高論金石貫不辭汲黯戇冀變之奇懦使克位皋夔

何難振塗炭胡爲三十年鬱鬱坐儒館狂夷金帛飽敗

將貂裘暖憂端澒洞來誰爲授子粲

百年如瞬息弱老況居半及壯不自立後此空浩歎嗟

我狂且愚歲月多愒玩嬾眠同孝先煸心類中散自與

吾子交遂謝少年伴入禽辨幾希好惡課平旦誓將長

相隨晨夕共杯案庶幾藁滌湔稍理絲繩亂君援堂上

書欲歸侍漱盥我因友病革急難不可緩別來幾何時愁思一縷貫鄙吝日以萌誰與警慵懦西南火雲燒長空如熾炭今夜遙征人信宿何處館遙憐相念殷食冷定念暖何當生羽翰飛去見此粲

贈家曉帆太史 國霖

吾宗溯炎漢巨孝流淸芬繁衍李趙間載德世有聞芝山殉國後遺緒風吹雲遙遙六百年誰與張吾軍太史西蜀英飽吸錦江濆興酣一揮灑萬丈傾詞源早歲貢玉堂聲名動

至尊勉簪花一枝不敢違

君恩屢乘八月槎風運郢匠斤所至無畱艮已空冀北羣高軒昨日過遺我千尺纁速藻絢奇葩刻燭何足論行當歷清要駟馬高宗門足知文忠澤奕世長芬蕴賤子何足算派自江西分播越更兵燹世系如絲棼便欲祖梁公家乘無明文感君存問厚期君功德言既受堯舜知可無龍夔動下爲宗族光上慰宵旰勤

喜雨

老龍睡醒搖銀鬚戲把天瓢瓢向空招呼箕伯助神工阿香推車走豐隆須臾溝瀆鳴奔洪高田下田春冥濛

農人歡呼徧西東指顧禾黍青芃芃今年有年非意中轉移天鑒由
宸衷憶從入夏遘蘊隆蒼日黃埃隨處逢大麥小麥如枯蓬倉珠炊桂升斗窮壯者嗸嗸中澤鴻何況老弱與疲癃
皇帝顧此心有忡詔曰咨女卿孤公朕將有事禱黑龍
先理庶獄揚仁風
法駕未出精誠通感召和氣生沖瀜自朝至暮流膏濃
坐令歉歲歌綏豐廷臣舞蹈欣時雍
天子盛德彌謙沖人心豫悅天心從大造造物不言功

我家湖湘事春農別來未十年豐凶時雨萬里同不同

吟成夢歸心悤悤

次韻滌生庶子見酬

羣兒聚訟聲如鬨苦道詩人出飢凍畢竟康衢擊壤歌

難與皐颺相伯仲先生吾國古顏子已仕

聖朝辭屢空胡爲飽食玉堂珍依然下筆吞雲夢窮如

我輩例詩工歌謠合備輶軒貢潦倒呻吟三十年偏少

佳篇博傳誦昨來偶逞雕蟲技拌與先生覆醬甕不謂

人閒箏笛聲引來天上霓裳弄故人已矣平生誼一體

那不關癢痛先生作詩獨見推自知語重未敢諷我生

疏直世不要況復狂愚嫉者衆一從去歲交馮君始若駸駸就羈鞚郭生愛我意尤深匡所不逮彌其縫先生今更誘進之如見靑天披霧霽磬闇雖抱過情恥感激欲爲知者用不辭便爲牛下鐸黃鍾在律其音中沈吟歸載古錦囊定有祥雲相護送

前詩旣成李竹屋如崑鄒春笙溥霖及彭暄塢皆和之復疊前韻呈滌生庶子幷簡三君子

連日詩壇金鼓鬨長猷運筆不及涷偏師況欲搴其旗慙對詩伯難爲仲曾侯名德絕流輩胷臆廣大天宇空已聞東宮擢新銜時復西堂尋舊夢邇來持贈亦到我

愧乏球琳爲君貢君欲誘之歷堂奧項斯到處逢人誦
李侯聞之亦技癢據案狂歌還擊鼚更有邵子來燕谷
吹律相從發清弄彭君文采吾所奇興酣著語尤沈痛
我生聞善苦難藏心旣醉之口輒諷虛懷若谷誰似君
重士踰山稽諸衆遂使吾儕中下駟千里附驥隨飛鞚
滄海逆夷鯨揚波巴西羣盜蝨處縫嘉謨嘉猷君入
告要濟時艱帰氛霧雕蟲小技壯夫恥肎把精神耗無
用我與數君游
帝京射策明光無一中例將理亂置不聞只譚風月相
迎送

疊前韻爲梆溪驅病 梆溪鄒姓名興愚庚子陝西孝廉原籍新化

陰陽寒熱鄒魯鬨熱似探湯寒作凍鄒生爾病果何辜
緜歷三春過夏仲我欲乘風上九天手叩天關如鑿空
謁見玉皇借六甲斬除二豎淸惡夢須臾天仗森排列
大開閶闔受朝貢臣愚昧死再拜言願霽天威聽輿誦
臣友鄒生狷者徒安貧久抱漢陰甕奇骨例爲百神欽
運艱偏被羣魔弄高堂有母下無兒萬一不虞臣實痛
東陵壽考天甯論原壤不死聖所諷鄒生淸欣獨搆患
一身那敵三彭眾願假神農草木兵岐伯專征御飛鞚
盧扁和緩受節制四面環攻無一縫窮追邪賊繕榮衞

只有三焦雷霧露廓清膏下與肓上從此攻伐長不用鄒生爾病合當蘇蟣蝨小臣言必中病鬼不與窮鬼殊昌黎有文倘能送

哭鄒栖溪四首

寒風六月作秋聲客舍孤鐙獨愴神傲骨例難容濁世夜臺應悔戀京塵魂依蕭寺誰憐汝家隔他鄉倘累人賴有阿連來萬里護持旅櫬早歸秦

歸眞無語淚潸然家信淒涼不忍宣骨肉那知春夢散科名猶盼捷音傳封人有母誰貽食伯道無兒莫問天痛絕廣陵纖縑女侍君巾櫛未經年

昂藏意氣薄雲煙病裏猶思著祖鞭宛馬未酬千里志
海鵬難訴九重天蘇韶詎有回生望向秀空傳思舊篇
或喜修文君不愧一生孤憤未妨宣
半月論文病卽侵無方起死愧交深巨規尙在人何往
遺篋親收淚不禁溽暑蒸雲天慘黷淒風送雨氣蕭森
黃金臺畔桑乾水嗚咽聲聲助客吟

寄郭筠仙嵩燾意城崑燾昆仲

翠柏產高岡百卉無顏色得一已足珍雙株況挺特物
生固難量才大天所嗇嗟此獨鬱葱吹噓豈人力大廈
需棟梁巨工終見識霜雪雖云苦摧挫實培植保此後

凋心無爲徒鬱抑

訂交近十載相見能幾霜京華一相失各在天一方昨夜夢見君攜手入我堂覺來仍萬里殘月照我牀吾思齊年中莫如與子臧子今旣顚頓我意亦淒涼淒涼何足惜但恐鬢毛蒼各理千秋業努力愛時光

久旱已而甚雨用東坡次孔毅父韻呈滌生庶子

去年秋雨滂沱溢沿河廬舍半飄失今年皇天久不雨嗟爾旱魃定何物

聖主勤民古未有視朝不待晨膳出從來德至災能弭詎意天高靈莫乞昨者偶從城外歸十里幾家見黔突

城中醉飽漠不聞費靡萬錢方佞佛父母斯民責有歸
無事靦顏盜廪秩我生貧賤天所命餓死未要旁人恤
哀此疲氓力耕種年豐僅足償什一今年不復望有年
坐令溝壑塡白骨天災流行匪天意詎擇朱門與蓬篳
但見富人百無憂誰憐貧者爲飢出貧人一旦爲飢驅
富人豈得安其室我欲借取霹靂駕手把天瓢洗蒸鬱
由來大旱要霖雨眼看此勢難終日
羣村汰盡餘沙礫報國空慚劍三尺門外哀鴻忍勿聞
閉門且飲三升墨
九重軫念災有由省獄恤囚理寃直原廟亾珠赦不追

齋宮修意淡難測皇天感動爲沛然甘雨初無中外隔
箕伯布令散朝涼阿香推車罷宵織客窗蕭騷昏徹曉
僻巷沮洳泥沒屐遂令萬衆歡如雷但免憂飢不憂溺
誰知畿輔仍無年旱雖無患潦可憐愁霖彌月不暫止
高亢下溼無一全試上城闉望郊甸瀰瀰四野奔洪泉
僮僕勸我急歸去城中斗米行千錢故山音書久斷絕
懸知萬里同此天憂來一醉北窗臥幾時紅日過苔甎
開門看雨愚一出舊交寥落十無一不如閉戶尋佳夢

夢見故人入我室（夢郭筠仙）分明似念會南豐對雨長吟抱
雙膝吹帷注面不自歎但憫時艱思曲突達官如君千

百輩幾人似君有狂疾況今夷燄息狂雷瓠子既塞甯愁閙愚民餓死亦細事眾人不懼吾何哀不辭泥濘送相訪日飲亾何千百杯

發都門二首寄別滌生庶子

久客思鄉井常恐歸無時僕夫已趣裝又作別離悲別離隨處有感君入心脾逢人誇我賢相對仍切偲緬思古人交形隔神相隨君非私我好此意我自知西風何太急臨歧吹我衣

向晚渡桑乾月暗雲水黃平生四度過今夕眞淒涼我友已爲鬼我師復病牀咫尺行不易況此道路長蟋蟀

號四野悲風動陰房邊憐高堂上今夜夢還鄉

柳溪靈柩車載難行一日死兩馬人言死者爲厲

吾不信也今一馬又病矣詩以禳之

乙巳六月夏鄒君死

帝鄉秋八月初吉輿喪還紫陽阿兄護靈輀我奉師偕

行三馬駕一車中途兩馬僵人謂君爲厲一馬又元黃

拜手告君知君母倚門望囊金再傾盡何以奉高堂君

欲速歸去馬瘠君其禳願君切三思異鄉鬼可傷

哭鄧鐵松師 鶴齡

異鄉見同氣生死誓相依嗟我鄧夫子至性堅不移去

年客京輦有弟捷南闈春明試將迫盼弟來如期弟來
亦何暮兄望亦何癡癡望忽焉到喜極不自持憂喜互
相攻嘔血倏盈卮形容日枯槁行路知難醫誰謂試事
畢阿弟已先歸旅館嗟誰伴惟有二豎隨欲歸囊無錢
插翅安得飛會蕭古君子解囊時其虧謂我舊及門鞍
馬護南馳南馳未數日奄及欻別離臨危執我手欲語
淚交頤謂余欻不恨永與同氣違妻孥誰不念所重在
連枝子歸語余季念我毋過悲此語誰復聞沈痛摧心
脾憶昔甲午歲吾師來夫夔數月坐春風早得窺樊籬
謂當貢玉堂勳業媲龍夔次亦宰百里膏雨潤瘡痍豈

謂天難問用行終無時潦倒五十年一朝隕路歧從游實無狀萬咎安所辭異鄉惡佽人見輒走避之逐客令屢下安望持其危典衣買棺槨者尤居奇送終禮數皷悽惻徒涕洟可憐春生子古誼厚不漓知我方寸亂籌畫不少遺哀哀路三千素車指湘湄吾師有二子頭角間嶔奇扶柩到其家義當敦切偲達人後必大庶幾紹裘箕

渡黃河

我行南北四渡河艱難灑涕三度過辛年秋汛祥符徙下流涸出成平坡上流橫行古郵落人與飛鳥爭巢窠

稍喜王尊能捍水（謂牛中丞）不然城郭居黿鼉去年中牟塞復決糜費何啻巨億多吾君日夜憂飢溺治河使者將如何今年河神始受職安流穩渡如飛梭南行再入祥符境舉目百里猶瘡痍朱門蓬蓽亦何有時見屋脊埋沙窩流民萬夊歸故土土窟深入如蝸蟻停車長揖問父老爲言天禍非由他室家蕩盡田園沒餘年飢凍命則那早知無復生人理甯隨舉室投洪波我從出都已悽惻更聞此言淚滂沱被災數載尚如此中牟況與此殊科平時宣防耗鉅帑但飽吏橐無夯硪事至愚民先受禍捐輸日夜猶煩苛嗚

呼

廟堂甯左計速緩徵斂蘇瘵瘥

東明阻雨

天公似憎我行速噀雨濺泥止歸軸我晉京華逾兩載不惜此閒一再宿男兒進退本寬綽早歸固願遲不惡不緣情事有悤遽逆旅何妨且尋樂長安故人骨未返白髮倚閭嗟道遠哀哀吾師歿他鄉萬里一棺何日窆我欲乘風叩天閶喚取羲和鞭朝陽朝陽一出宿雨止靈乎歸來返蒿里

汴梁贈鄒墨林大令之翰

我行發都門一車占載鬼秋風欺我窮又吹梁木萎僕夫幸兩喪誅求日無已逆旅更居奇到處瞠目視方恃馬力强兩驂鞭不起平生淡憂患此行眞瑣尾蹣跚抵大梁故人適官此相見未寒溫涕泣悲生亦置酒爕我腸解衣薇我體傾囊易鞍馬悍僕煩鞭箠陳李未謀面因君貸升水末俗重勢交紛若附羶蟻誰能途窮時緩急劇堪倚故人如孫宰我愧杜陵比浩歎彭衙行臨歧淚如洗

朱仙鎭

朝發汴梁城暮抵朱仙鎭人煙靄空碧砧杵報秋信緬

懷岳家軍北伐堂堂陣撼山軍令嚴破竹兵機順中興四名將我公尤勇奮指顧黃龍城痛飲發忠憤生迎二帝還欻雪中原忿一朝金牌出萬古長城恨宋社固已屋金室亦隨燼巋然祠廟在萬代威靈震

襄城道中

襄城道中雨冥冥我車日暮泥中行曠野無人雲似墨時見鬼火明秋螢我生意行無險阻信步不知有溝坑周防不虞轍已覆沾溼誰能辨冠纓攖身一躍下僮僕挾輈仍望東南征旅店荒涼二更後不識後車能至否此身詎惜辱泥塗命窮還累吾師友挑鐙聽雨待雞鳴

明日泥塗三尺厚

路莊

薄暮抵路莊煙籠村樹稀徘徊石橋上我行竟安歸田父驅犢還揖客開荆扉呼童沽村酒相勸盡一卮我醉方欲眠鄰舍聞長欷種麥未出土刈豆不得晞秋雨無了期安保寒與飢飢寒亦細事征輸日夜追努力納官長庶免遭官笞

草屯

鞍馬日嘈雜兩目不暫明今夜草屯宿忽聞絃誦聲此邦文獻地賢哲實挺生安知千載後繼起無才英問是

主人子暮讀朝還畊見客出所業問可求功名我方坐
眈此日夜困長征學道悔不早誤我竟何成勸君立徙
業屠酤致公卿

鳳莊

大路愁泥濘小路遠官擴連宵村莊宿那識今宵又今
宵非昨比十室九逢訴最後一人賢借榻指外廄寢食
淩勃鬧且住不辭陋中有天驥姿毛落背生瘡意外訝
客來悲鳴似號救嗟汝本權奇不得飽芻豆垂耳服鹽
車坐此身骨瘦方今海氛惡大功須汝奏善保千里志
王良會須遘

次韻暄塢送別四首

腸飢要穀充衣冷要棉裝擾擾覆載內但爲身口忙愛君寄旅館枯坐窮藜牀苜蓿不得飽恥作左右望朝來過我飲對榻忘夜長謂欲投筆去萬里事戎行惜無片帆風吹送渡海航君看失林鳥田野啄餘香毛羽果能豐終逐雲霄翔

頑石有時轉枯楊亦生稊古人重悔過面命耳還提常恐根蒂淺微纇玷明圭所賴賢友朋大道示醯雞庶幾馳康莊不復憂蹶蹏子詩屢見許發讀忘朝飢知是寓規諷諒非空嚘咿我亦出苦語千里效偲偲甯遭俗人

罵毋爲有道嗤

羣居爭是非我不輸子長子亦不我下各自樹藩牆別來細紬繹屢覺子言臧乃知氣未平誓欲閉虛堂盡洗前日陋幷戒後日荒聞道雖已晚鬢髮尙未蒼期子更遠勖新篇寄球琅他時握子手庶不笑我狂

幾日不相見攬鏡愁貌癯況我賦歸去迺在萬里餘萬里距云遠憂患出不虞德薄累師友沈痛切肌膚人言數早定定數詎難逋寫憂陟高岡僕痛馬亦瘏泌水清以漾買舟棄征車飛鳥知人意相勸提壺盧

樊城別春生三首

嗟我命窮薄連月喪師友兩役集一身急難誰援手子
毋乃愚人萬里任奔走雖云從弟行肝膽今無有人生
無憂患誰知性情厚淪落不足悲此行當不朽
出都望襄樊常恐到無日念當與君離又恨馬蹏疾歸
帆挂西風漢水東流急瞬息便千里且復斯須立秦中
古關輔南山勢盤屈登臨得佳篇歸來爲我述
君如安于緩我似西門急相反不相入胡爲若膠漆本
原旣已合自不存形迹君看惠與夷道殊趨則一臨歧
出苦語各自矯其失明年昭陵道相見還相質

余秋閒南旋袁漱六太史芳瑛以詩見送舟行多

暇次韻寄呈

漢人崇訓詁經義多膠固晉士醧虛無國是清談誤煌煌宋儒出谿若埽煙霧斯道樹藩籬人心啟蘙錮數傳眞僞淆羣言得失互展轉逮東林召禍一何驟亂極將復治道喪天所惡

聖朝正學昌僞儒失依據陸湯兩先生駸駸得聖處二張尤挺特慥慥言行顧哲人不世出天遣昌國祚爾來學派絕狂流日東去虛名把節鉞慷慨談時務事至同一走反欲笑百步文士尤浮夸挾策事趨附口是心則非反覆可怖世運至此極挽回將誰付豈無醇謹士

踽踽畏行露旦晝卻嗟來未必保昏暮亦有濟時才赫
赫勳名箸內行不可問何爲論施措我生聖賢後斯文
敢云與但當守一眞遙遙寄前慕古來幾雄才事業垂
青素此心祇一僞董稱亦羞語我常持此論惟君其始
庶窮達本難齊相期存戒懼千載一身在公論不胥怨
根本先無虧然後論建樹
臨水愛淸淺看山愶逦邐日與勝己遊借潤起枯萎伊
予昔孤峭四海寡知己城南雖識君泛泛非親比年來
走京華堅臥常不起坐令平生歡咫尺若千里曾侯來
說君未可白眼視腰腹雖不腴治亂掌上指使我泠僻

性聽罷色焉喜欲往問津涯冀稍振頹靡方愁高臥袁不納遥家李鞍馬忽見枉喜躍筆難紀握手戒常語肝膽各相矢論事到夜談雄辯驚同邸童僕倦欲眠屢報斗杓徙君尚拒不去舌本如懸水此後過從頻形迹捐我爾示我后鼓賦字字絢朱紫今世見此才古人疑未亦君猶謂小技大者可知矣方期琢磨深濡染徹表裏誰謂會合初即是別離始詩來送我行周行一一示不作太白仙頗學杜陵史受之我增愧君情猶未已時方戒僕夫奔走汗如泚憑軾觀未暇況欲堅壁壘自行富閒寂循省勉作此念我素狂直詩成君勿鄙京師冠蓋

場紛若鬬羣蟻毀來未必非譽來未必是毀譽兩不驚建樹庶可倚同鄉陳與嚴有志宜進取餘子碌碌目不算天下士

哭曾春田同年 如鑨

十載走名場觸事多感愴豈惟嗟沈淪漸復悲亦喪前年鄒與鄧覯難已萬狀曾生我同年里閈復相望行年五十三髮白心彌壯慷慨走幽燕談笑輕波浪同行竊相謂此老不可量何期近

國門一病天不相淒涼道路閒桐棺等藁葬郵寓始得問尙冀傳者妄癡奴走告我涕泣聲輒放經營易其棺

麥飯師相餉謂我稍得志南歸片帆颼送汝還故鄉免遭赤日煬不才已擯斥定省難久曠孤棺戰烈日萬里甯無恙艮由我不德念之徒自悵可憐妻若子拔日計臚唱不知成永別猶復盼歸舫痛哭長途長火雲燒萬嶂何時到其家白骨就黃壤

次韻曾溫甫 國華 贈別

蒹葭淒以蒼溯洄水之湄尊酒與君別揮手欲何之古來豪傑士襟抱各有期我興在邱壑廊廟非所思偶覬太倉粟藉療季女飢卞和復見刖天定人難移我夢歸故山明月照我帷來時手種柳拱矣艮堪悲倘復戀風

塵行樂當何時九秋騷人菊千載義士薇古人不可作
夙抱良在茲人生適志曰冒爲浮名羈故人重離別臨
歧牽我衣新詩苦慰我覽棄非終遺要我勿歸去途長
風雨淒我志久已淩安肎從君爲君看天宇內鱗羽各
分馳强魚使在山魚自與水依强鳥使在水鳥不與山
離萬物無不然譬若口鼻頤生初所位置誰能强之齊
出處況大節行止非兒嬉不進便當退因循古所訾君
才本英俊志尙高巍巍文章造幽險詩律析豪釐時一
出佳篇有味如飴餳自喜元龍豪不學長康癡方今長
安中萬事如弈棋側聞轉輸竭司農仰屋嘻海氛雖暫

靖常恐煩
王師嗟我山澤癯憂時淚空揮羨君梁棟質終中繩與
規請纓繫夷頸破陣作歌詩無爲徒抑塞牢騷吟楚詞

得郭意城書暨詩次韻奉酬兼寄喆兄筠仙

四海一身無處著歸作榮期甘帶索鶩駕已無疆場志
雄心不復將邪躍城中貴人屢見招怪我足不踐城郭
方行田水聽清快未暇冠纓受拘縛小奚報道新雨霽
四面軒窗見巖崿振衣扶杖陟其巔放眼層空消障膜
歸來鐙下見兩弟攢眉似愁生計側人生富貴亦何有
志士不忘在溝壑承歡況有菽水資老天待女良不薄

陳平便當飽糠覈昌黎何爲羨熏灼田父野老足追隨但得寬閒且行樂秋來忽見粳稻熟夏日未遭旱魃虐人言祈禱格蒼穹那識鬼神哀劣弱今夏大旱仿董子春秋繁露祈雨法率鄉人行之有應呼僮刈秫酒杯辦噴鼻春篘勝蘅若倒牀醉後呼不醒誰料道旁烏肉攫男兒無德化鄉里忍見豺狼恣吞嚼鄉田友助聊小補如救車薪用杯杓故人書來遽相許新詩下筆珠璣落頭顱四十我自知此生休問淩煙閣來詩及此高冠大羽非不願昇平未要歌偕作鄉里正有馬少游莫待飛鳶思浪泊君才倍我非我倫談笑往往輕沙漠眼前潦倒天有意

欲練奇才須困約伯也抱負尤魁奇管樂許身眞不怍
會看雙鳥順風翱聯翩所向無空廓

癸丑章門病中感懷

東望三城久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孤城保障吾何敢
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屢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儔
危時抱病多憂憤差喜甘霖兆有秋

題彭暗塢章門圍城感懷詩後

烽火漫江夜雨懸孤城愁望隱飛鳶未知天意終何似
每念民依倍惘然吾輩素心期報
國書生無計愧籌邊仲宣自有從征什何日澄清且著

鞭

黃陂道中與郭筠仙太史同年別

我入豫章城勢危如累卵千鈞拌一擲此生分不免故人鄒叔績孝廉漢勳與郭建義集楚產先後赴重圍吾躬獲少緩誰知險方出逆燄倏西燀巍巍半壁山孰使豺虎滿坐令長江險千里失扃管赴救既慚遲周防尤愧晚艱虞襄漢涘辛苦蘄黃遠躬生寄戎馬性命實危淺郭侯忽告別臨歧重繾綣道途有荊榛何鄉是夷坦涼秋風雨多中夜離愁縮來生會有期今生各黽勉

補遺二首

夜泊洞庭念與樹堂相見不遠喜而有作

岳陽樓下水連天星光搖盪不成圓我舟夜泊霄漢間君山渺渺棲蒼煙忽見湖心炬火然（是夜所見）舟師驚呼語欲顛夜深無人意其仙悵然歸臥不成眠明日長沙在眼前故人望我眼將穿怪我此行何遷延今宵有夢到湖邊

前詩未盡所懷再成一首

赫赫帝王都羣彥紛徵逐中有小馮君枯坐獨如木短褐纔至骭瓢飲取充腹不喜見要人偏工擊豪族懍懍孤松青汪汪一波綠豈惟吾鄉少意恐今世獨別來幾

何時佳人隔空谷德業想日新踐履應更篤媿我坦率性放縱不自束來朝執子手愼勿吝忠告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湘鄉曾國藩撰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季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敎職與曾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敎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季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何如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敎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

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
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
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季而復有李
沅發之變又踰季而廣西羣盜蠭起洪秀全楊秀清之
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季丁家艱
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
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
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厚薄之敘公之勞請擢
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
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

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
冀以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
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
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攻桂林公聞
警募勇倍道赴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
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旣解廣
西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
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
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
旆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

悵然不復欲東而巡撫張公亮基亦奏以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勦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擒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蹙寇數萬

天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祐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

由九江踔四百里猋入南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

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

謀終不得竄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翎管搬指諸物厥後田家鎭失利上疏自劾

詔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葢

聖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
公莫屬也公以謂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
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之皖
黷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
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賊
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
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
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為賊所梗咫尺不得通音問公
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
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

屍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

贈總督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

褒公三代如其官

予謚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間關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卽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予謚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敍道員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旣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𥓂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屬廣置船礮肅淸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鑒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厠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畱楚中宐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
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邪嗚
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竝述他行義謦之銘詩
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幷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
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
長安朝夕袵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三喪反葬萬
里兩以躬送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
風敎露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蘇其枯胔衣以文襁儒

吏之風竝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宏戡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條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貔貅猋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殄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創其始不覩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江忠烈公墓表

貴筑黃彭年子壽撰

道光之季年寇起西粵咸豐三年竄踞金陵蔓延十六省陷城數百起天下兵擊之楚軍爲最著同治三年湘鄉曾公國藩國荃卒以楚軍克金陵定東南論者歎成功之難因念創始之不易慨然思當日力戰死事之臣新甯江忠烈公爲尤烈云公自丱歲能文章好讀經世書甫冠補縣學生員道光十七年丁酉充縣學拔貢生中是科鄉試舉人屢試禮部不第甲辰大挑二等得教職歸心念天下之亂將起集新甯父老爲團練月朔會鄉邨子弟教以親親長長之義陰用兵法部勒未幾有

雷再浩之變爲文諭邑中子弟散其黨告縣令李博發其謀率團丁與把總方開甲焚其穴再浩走粤西梅溪口大埠頭脅鄉民勢復熾長寶道楊炳堃總兵英俊下縣辦賊議調鎮筸兵公言賊易平不足動大衆卒率團丁勦擒再浩湖廣總督上公功以知縣用

賞藍翎是爲公以鄉勇討賊之始道光二十九年揀發浙江吳文節公文鎔方撫浙倚公治海盜多所捕獲秀水大水公往賑全活甚衆秀水民德之乞公權知縣事吳公許之在官九月事大治除麗水知縣咸豐改元

詔中外大臣舉才德出衆之士吳公將疏薦公時曾公

爲侍郎以公名上得
旨赴部引
見會海塘壞吳公奏留公辦工閱四月工竣歲貢君之
赴至公歸營葬畢遂有廣西軍營差遣之
命初粤西多盜大吏不能治及金田賊首洪秀全楊秀
清起尤兇狡屢敗官軍至是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出督師廣州副都統烏蘭泰爲參
贊大臣都統忠勇善戰慷慨負氣與他將領多不協一
見公深相引重用公畫策常有功遂敘公勞請以同知
直隸州升用

賞換花翎又使選新甯團丁五百人爲一軍自將之號稱楚勇是爲公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之始先是賊在新墟公力主圍賊之議及賊據永安不滿萬公從都統軍其南廣西提督向公榮軍其北復議鎖圍法向公謂古法圍城鈹一必縱賊出乃可擊公爲都統作書爭之不得引疾歸已而賊果自北路竄敗官軍於大沖口四鎮歿焉賊乘勝趨桂林都統以刀刺臂灑血盤水中呼將士共飲涕泣誓師率之援桂林公在新甯亦力疾起捐貲募千人倍道赴援中途聞將軍橋之戰都統縢中礮歿於軍仰天泣曰吾來欲倚以有爲且報之也至則

戰於桂林城東賊解圍趨全州追之不及全州陷公守蓑衣渡伐木爲堰營西岸連敗賊殲其渠馮雲山請統帥營東岸不聽賊果自東岸走陷道州連陷永明嘉禾諸邑公疾追之敗之桂陽賊棄桂陽陷郴州公與諸軍壁郴州城外偵知賊酋蕭朝貴分股疾馳襲長沙請於統領和春公選千五百人偕道追之賊已由永興茶陵醴陵犯長沙時湖南巡撫駱公秉章候代未去潘公鐸爲布政使守備先具公至以天心閣在城東南地勢高力戰奪據之俄而賊大至黔兵稍卻公奮臂前傷脇猶臥將兵爲大帥籌方略議扼土牆頭龍回潭不聽賊果

會長沙逕趨岳州陷武昌漢陽東南大局於是始壞巡撫張公亮基奏留公湖南巴陵賊晏仲武反公與鄧公紹良討平之瀏陽亂民周國愚假團練防寇號徵義堂實通賊公受張公計畫捕反者斬之用兵十二日而事平三年正月賊棄武昌東下張公署湖廣總督特疏調公時公已積功至道員抵鄂即權湖北按察使討通城賊蹶之旋奉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之

命疏陳兵事得失大略以為軍法不嚴則將士畏賊念重畏法念輕提鎮積貲較俸洊至高位則顧恤念重進取念衰額兵不汰則巧猾怯懦之流疲乏之敗殘之卒徒

糜金粟無益戰攻又言人但知勝賞敗罰不知所賞非眞勝則不如無賞所罰非眞敗則不如無罰以及浪戰宜戒約束宜嚴察地利寬脅從凡數千言又疏請四川湖南湖北三省分造拖罟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款鑄礮是爲公籌畫東南大局之始遂率師赴江南道經廣濟適廣濟賊宋關祐抗糧爲亂戕守令公誅其渠魁解散脅從事甫定會金陵巨賊分黨自滁北竄

詔公赴安徽自蘄州取道九江忽金陵賊船二千餘上駛前隊抵彭澤將犯南昌江西巡撫張公芾飛檄調公率所部赴援疾馳四日先賊半日至見城外屋舍鱗比

遽令火之火未盡而賊至其後賊卒踞德勝門外未焚之屋穴地道達城下凡五六里旁穿斜出公遣卒循聲迎掘破所爲隧道數四又壘石爲內城環其一面一日賊轟城坍十餘丈公弟忠濬督兵百餘以布囊盛土築之俄而城大圮築者皆陷忠濬跳免復前立督築益急城得完越數日賊復左右爲隧道轟城坍八十餘丈譟呼乘城忠濬率將士冒煙迎截之先登之賊盡殪賊始卻公命百長李光寬爲隧道而出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城守益完時太和土匪起陷太和安福攻吉安公弟忠淑方自楚募勇侍郎曾公亦遣將分

道赴援公檄援兵駐樟樹鎮防吉安土匪與賊交通分
勦太和安福既定南昌賊亦解圍道方公遣援時巡撫
以下皆持不可公曰南昌兵逾萬今留三千人不見多
令太和賊稍張與南昌賊鉤連上下路絕此危道也已
而獲賊諜得賊往來書果約急攻吉安如公言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翎管搬指賊自南昌退據九江襲富池口陷興國湖
廣總督張公檄公援田家鎮比至而半壁山先爲賊據
鄂軍結巨筏載礮爲水營適當半壁山賊自山上篙巨

礮俯擊水營不能支賊舟揚帆沿半壁山水陸並進防兵大潰湖北糧道徐公豐玉漢黃德道張公汝瀛死之公突圍出上疏自劾

詔鐫四級留任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時駐軍廣濟盡以所部隸公謀自黃陂間道渡江援武昌聞賊陷德安馳軍擊之賊遁遂自漢川潛拜巡撫安徽之

命時武昌解嚴而廬州事急率所部行至六安病甚賊已由舒桐趨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餉已辦公力疾馳至問糗糧軍火及守備具元煒不能對城廣三十六里雉五千公所部僅千餘人又留守六安赴廬者

纔數百人乃下令廬民助守城得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架雲梯薄而登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斬黃檽賊於隧口賊驚噪官軍自城上擲火彈賊始慴稍退公守水西門賊據城外高山矢及公幄公病久益不支偶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攻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陴上連斃賊城卒完疏陳守禦狀乞援師

上特賞公霍隆武巴圖魯勇號時陝甘總督舒興阿援師萬五千人駐岡子集屢敗不前總兵音德布自六安馳援亦敗於棗林公弟忠濬及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

自湖南募勇至營西平門外五里墩賊眾勇止千力戰不得入城益孤賊攻益急元煒所募勇首徐淮守拱辰門爲賊內應賊再穴水西門城崩公麾眾拒之拱辰門守者先逸賊緣城上城上兵殊死鬭竟夕左右血刃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追者將及或强負公馳公嚙其背墮地擁至水閘橋古塘奮然投水死春秋四十有二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事聞

上震悼追

贈總督

子謚忠烈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建專祠
褒公三代如其官
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生平以節義自許居京師其友鄒君興愚病親爲經理醫藥歿爲棺斂歸其喪陝西其師鄧君鶴齡病身護之南歸鶴齡道卒亦爲棺斂歸其喪湘鄉同年曾如鑨歿京師又爲歸其喪武岡葢性情篤厚有過人者始終兵閒其爲治獨在秀水辦賑濟編戶口均捐輸禁强糴浚積潦勸補種禁游惰懲奸猾躬節儉爲最著至爲安徽巡撫籌用人措餉練兵

三事大略具見與呂文節公周文忠公書皆未及施行
公諱忠源字岷樵先世當宋度宗時由江西遷新化五
世祖楨祥復遷新甯遂爲新甯人曾祖登佐國子監生
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生子四長卽公次忠濬今
四川布政使次忠濟卽選道咸豐六年死通城之難追
贈按察使同治元年
予謚壯節次忠淑郎選道自楚軍興公弟三人常從公
將兵世號江家軍夫人陳無子以忠濬子爲後曰孝椿
候選員外郎妾楊舉遺腹子曰孝棠公歿八日忠濬募
人出公屍部卒周昌發得之古塘面如生解衣楊之展

轉賊中卒負以出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新甯之某山越十二年而年家子黃彭年表其墓曰公嘗疏請飭曾公督水師從洞庭蔽江而下又爲書遺曾公謂以難自阻則天下巨禍誰其弭之蓋曾公初建合四省勦賊之議及聞公所部在南昌索賞譁譟頗疑勇不可恃故公以書相勸勉也初公以舉人留京師嘗過曾公語移時去曾公目送之曰生平未見如此人旣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曾公信知人矣公亦能以大義規輔曾公及曾公成功而公已不及見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吾觀

東征之役自公而外尤愴然於胡文忠也悲夫

江忠烈公小傳 附輓詩

漵浦嚴正基仙舫撰

君姓江氏諱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縣人道光十七年由拔貢生領鄉薦後以勦土匪雷再浩有功以知縣歸部銓選二十九年揀發浙江時浙江大水檄權秀水縣令辦災政爲通省最咸豐元年粵西賊氛益熾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視師時君奉父諱旋里用薦起赴粵營始佐都統烏蘭泰有功繼從總統和春追賊入楚長沙圍解未行旋由湘而鄂而豫章著戰守功不一洊升皖撫廬州城陷死之余嘗舉其行事本末以論在粵西則有擊水東街賊之捷使桂林會城獲全在楚南則

有蓑衣渡截賊船之師使賊不能順流直下衡長得以設備無虞在瀏陽則有擒徵義堂賊巢之役使逆渠全數殲除省會得免肘腋後患在楚北則有肅清崇通上游之績使鄂垣不致動搖生變在江右則有保守南昌會城之功使豫章不至全局糜爛或偏師制勝或特將建勳此其聲威最偉者若楚軍於武昌未行卽奉皖撫命得江忠濬劉長佑等統帶赴廬則城守必完陝督援廬之師又能協規力戰賊且大創立盡天遠欲成君忠義之名使賊勢日以鴟張傷哉君御軍明賞罰見先登者立加獎拔故人樂爲之用所過山川險阸凡設伏進

兵之要一見了然將士歎非所及善以少擊衆遇賊未嘗敗蝨往與余過從都門伉爽有志節竊心重之爲言會匪日繁新甯地介粤衡議結團講明禮法練習武事及歸卽力行之雷再浩搆逆君集鄉團擊平從征楚粤各路皆用爲軍鋒厥後江忠義劉長佑輩率以討賊楚粤屢著奇捷以功擢開府司道提鎭副參者數十百人一夫善射十夫洟拾王翦項燕世爲秦楚名將臣然君有吏才辦秀水災賑浙人稱之歿時四十二太夫人尙存未踰月生一子天之所以報忠也
朝廷優加贈卹

子謚忠烈
詔書屢下引君策勵行閒諸帥世祖之思征虜有以也
夫
壘經從戎嶺嶠行八千子弟氣縱橫一朝將帥推文吏
百戰東南挫賊兵開府誓平江左壘大星痛隕皖中城
殭殘母老留餘憾遺息天教慰九京
宿草扶江碧血新騎箕天上屢愴神有君氣節張吾楚
當代艱虞惜此人風雪燕臺餘涕淚干戈鄂渚絕風塵
堪傷
禁闥思頗牧龍去鼎湖又一春

江忠烈公遺像贊

荆粤之交誕鍾奇傑文武兼資克完臣節君方逾冠崛起扶夷科登拔萃充賦京師首創民團孽除鄉井捧檄淛江初覘驥騁軍興桂嶠壘經徂西丕顯我武莫殄鯨鯢逆燄燎原越湘而鄂繼擾豫章豨犇虎攫或提偏卒屢挫其鋒或嬰危堞力折其衝

帝嘉乃勳巖疆置帥開府皖廬保障斯寄君誓廬衆以遏賊攻三旬七日慘化沙蟲板蕩忠顯疾風草勁君節則全君施未竟惜君之才應變難同哀君之志戡亂終窮惟

帝褒君嘉名肇錫曰烈曰忠允彰君績皖有祠堂以君
忠貞京師圖像爲君楚英君祠在皖皖人所企君像在
堂式斯桑梓

咸豐六年仲春月下澣潊浦嚴正基敬題於京師邸舍

新甯縣江忠烈公祠記　湘陰郭嵩燾筠仙撰

咸豐四年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詔公死事地及嘗所立功及湖南行省建專祠以祀而新甯公生長地又數有保全鄉里功邑人謀祠祀公因言曰禮祠無常制而居卑庳不足崇廣公德則益侈其閈閎峻其墉垣堅厚崇敞丹艧畢事公之弟達川方伯忠濬幼陶觀察忠淑則引以自任以坎以垸取具於家曰吾敢勤邑人凡爲費萬有二千餘緡經始咸豐八年冬十月落成咸豐十一年夏四月置祠田供香火歲獲穀二百斛以廟祝一人董祠事而今廣西巡撫劉公長

佑廣西布政使劉公坤一總兵李公輔朝廣西提督族弟忠義皆以贊公軍事致通顯又謀醵金益置田供祀事及歲修之費幼陶以書來曰願有記嗚呼公之功漑於天下而名孚於後世施於吏事未數月而遠近歸仁用於軍旅三年而東南數千里保障之功爲大葢公之生與亾天下以爲安危而豈新甯之人哉然而人皆曰天生公才以爲天下而公二三年之閒糜精徹髓刳剔彌綸功之及人無窮而其識之遠神之完以施於用未宏也知公深者尤相與悲哀悼歎痛公之無年新甯之人德公深而思之有尤至焉者始公以孝廉究心當世

之務度廣西亂將起而新甯爲寇衝倡團練於鄉首擒巨逆雷再浩其後李沅發之亂公仕於外公弟汝舟觀察忠濟用公之遺助討賊有功而廣西賊果大起公奉詔視師所向克捷新甯團練遂名天下比公薨六年而石達開犯新甯猶用鄉團破走之嗟乎軍興以來治團練起任將帥爲名臣公與羅忠節二人而已世謂平賊之方獨有團練而德義信勇若公與忠節者誰哉而公獨發其端於亂機未兆之日卒先楚人發揚蹈厲功名節義相望以起新甯之於公其尤宜追思不忘者與公弟汝舟忠濟數從征有功後與賊戰歿通城

贈按察使銜得從祀公嵩壽彙次公之大端記於石爲之嗚咽流涕思天下之艱難而重悲公之不復見也

廬陽戰守記

撫軍江公諱忠源字常孺岷樵其號也湖南新甯人中道光丁酉鄉榜甲辰謁選得校職未赴以平盜功得薦擢莅浙江秀水縣在官有惠聲既從軍粵西洊歷兩湖又嘗佐守江西積功至今官以廬州城破死

上聞贈卹如例謚忠烈迹公之死與城之破非賊之彊戰守之不力民之不足與守也公久在兵閒有將才廬又堅城地饒而材武儲粟山積赴援之兵四至然卒至城破身死則以前乎公者懵焉一無所備公未受事而病既莅事病日劇事益不可爲悲夫從來禍亂之積大

都不善者搆其殃善者蒙其毒獨公也哉余郡人曾在圍中於公有一言之知嘗欲論次其略顧事多不可誦言恐久遂遺失謹撮其大要於篇今夫廬衝地也無高山峻坂其利宜戰而難守安慶轂大江故重屯先是賊踞粵西屢稽兵既入湖南圍長沙汎洞庭破武昌略江南咸豐三年正月壬戌遂入安慶撫者蔣文慶遇害自兩司以至郡吏咸遁防江之兵四潰賊順流下趨據金陵出兵四擾勢益張部議安慶既空移撫廬撫者是爲李閣學嘉瑞尋罷冬十月賊道安慶毀集賢屠桐城遂入舒城公馳視事越翼日暮賊前鋒抵泒河公下令趣

閉城夜具疏條戒諸吏是時余故人池州陳太守甫檄至適余自鄉閒來因留飲於太守寓所時十一月壬子夜也越翼日癸丑賊四薄余登南垣憑堞望車塗塵逸礮子墜樓下大於鵝卵適公騎至余猝不及避則熟視公軒眉長目髭漆黑顧盼磊然是時賊兵號數萬公所部開化鎮筸諸弁卒不滿二千人案陴而守勢不給城中民之存者猶四五萬人有司戒民無闌登城公則趣下令曰平時父老未嘗見賊今約民各鑱柄鍬鍤咸登縱觀無禁不頃刻陴下林立蟻附得數萬人合噪騰擲賊少卻越翼日甲寅夜半賊環攻潛梯西平門緣郛上

我兵奮擊賊堵進比登矣我兵殪其魁奪其黃旂以呼賊舍梯遁我兵上首功百餘級湖南舉人鄒漢勳之功爲多越翼日乙亜天大霧賊犯拱辰門礮子滾滾如注羣賊哨而馳聲啾唧如鬼居民大恐霧四塞炬不見光知縣張文斌督眾奮擊把總尹孝忠中礮殃外委張得貴礮傷髆頰灼其指指斷落戰益疾是時賊乘霧分撲時雍門池州守陳源兗守備程智泉擊卻之斬獲總六七十名越翼日賊分攻六門賊渠黃旂前導大礮雲梯徑薄德勝門下都司楊煥章把總向德勝擊卻之奪其雲梯五十餘架各門互有斬獲越翼日丁巳賊攻時雍

門守備程智泉燃大礮斃賊渠守城民滚木火罐磚石
齊下賊大創日亭午賊徒從東大橋來掴載趨一黃巾
賊騎後道包公祠前守陴民故木工也覷賊行燃鎗陴
隙賊中鎗人騎驚颺久乃仆有小校紅帕腰刀翹立陴
上躍而奔賊賊驚逸我兵獲賊鹽二車驢一馬一黃巾
賊首一他衣物不貲越翼日戊午夜守備程智泉潛兵
威武門外據橋營賊突出奪橋擊卻之廬城周圍三十
六里爲堞四千五百七十有奇總七門南二門曰南薰
又南曰德勝西二門曰西平又西曰水西北一門曰拱
辰東二門曰威武又東曰時雍威武門外巨橋跨水橋

外一軍蓋嘗先期請出城迎賊堵擊以遊兵護四鄉與城上兵相爲犄角者也賊至眾先潰賊屢與我兵奪橋戰不利夜乃潛穴城隧數丈是夜公出重賞得死士二百餘人迎隧出有賊渠黃襦禿髮俯而下窺外委馬貴刀劈其面遂梟之賊徒踣隧中我兵爭擲火罐燒斃賊無算遂出縱火焚賊巢巢居民屋屋堅難拔是役也微公因事出奇城幾殆越翼日己未壽春鎮將玉山以東關戍卒由店埠進援拱辰門戰死西安帶兵官伊昌阿阿登額遁去方玉山之道北鄉也諸團長遮道獻倉請駐營先間報撫軍會諸援兵合擊而以練丁萬人左右

距玉山不能用勇目支三虎以百人進搏賊棄營走徑入括賊財廣勇進馬兵繼之賊潛出馬兵後故潰越翼日庚申同知劉長佑千總江忠信與鎮將音德布會師西平門外距城十里未成列而賊至長佑忠信以前鋒搏賊賊敗走遂進攻西賊營賊出鏖戰社稷壇下是時賊連營圍攻急城中民弁晝夜不得瞑玉山之援又潰六安壤接路邇是日城上突見紅藍旂閃閃從西方來守城民據陴歡呼欲出助擊公亟令都司馬昆勳把總尙德勝各帶勇百餘人出迓師遇賊戰連斃數十賊益前守城民益奮呼欲出誓效死助擊久之偵者曰紅旗

颺徑西去矣先是賊圍城一日公檄徵各路兵音德布以所部自六安次于官亭又數日紆道營於北三十里崗既會師前鋒遇賊所部中道潰徑奔次于棗林崗賊窮追縱火民居民大慹肆刦于棗林則益棄其輜重復歸次于官亭辛酉壬戌癸亥賊鬨攻各門互有斬獲越翼日丙寅鎭將音德布以公令復進師遂旁蜀山而營其地距城總二十里所謂西大營也東大營者前革司張印塘以東關敗卒退屯于店埠者也由店埠至威武門總四十里越翼日戊辰都司戴文瀾至自湖北以五十人各懷白鏹二巨錠夜踰城遂入城中帑久鈜士有

浮言藉是粗定十有二月壬申駐守德勝門四川都司
楊燠章率兵勇百踰城出守城民繼之拔賊營二燬其
巢殲其魁從獲其牛馬貨物無算總斬首一百餘級生
擒賊二十餘名是役也我兵自辰至午戰益奮諸賊閉
營股栗無敢出者越翼日癸酉夜川勇被刦潰川勇者
所謂英聚堂之兵也眾千人無帥領自推六人爲頭目
舊隸向軍門爭功斤遂以眾至有知府銜李登洲者方
藉兵遂募焉而川勇固驕甚是日午刻自店埠移營拱
辰門外之十三里古堆比至已暮矣遂宿民家登洲先
遁去賊突至士黑夜裸走手格一軍幾覆承平久師行

多不以律或餌利以輕進或懸軍而無援以致覆軍殺將大率多此類也李登洲者素不根嘗從守東關屢敗衄是時張印塘行營去賊遠登洲至方呼酒嘯歌既夜有逃卒至始覺益引遠越翼日乙亥辰刻地雷發於西平門守者徧戒賊不敢進我兵奮擊有黃衣賊出護軍城上大礮忽自鳴飛子碎賊首賊創退越翼日丁丑陝甘總督舒興阿以馬兵萬五千人駐營崗子集己卯由崗子集進援水西門先會諸團長集練丁萬餘人殿而以川勇數百人當賊賊進捕嚴陣以待川勇以前憤殊死鬪馬兵突驚賊旁衝馬覯輓脫騎步相蹂賊空壁逐

諸團嚴陣以待賊始卻越翼日辛巳水西門地雷起城角陡崩數丈轟聲震天延燒火藥房一所勢殊猛賊肉薄城下時天黎明公久病臥帳躍起手大旗緣陴而呼憑於崩所都司戴文瀾馬艮勳負槍從揮刃直前連斃賊我兵抵死戰火猛磚石四迸反中賊賊負創走守備龍天保督工進火灼其鬚焦脫益前頃之羣工畢集城復完賊徒多兩湖刑隸嘗伐炭山中故巧於穴城每一隧實藥櫬中隧深曲旁達城腹綫燃火發無不裂者公久辦賊事宿戒故每倉卒而成奇功是日也賊分攻時雍門池州守陳源兗守備程智泉併力擊賊創退越翼

日壬午六品銜江忠濬以楚勇千五百人至凡兩戰遂進營西平門外之五里墩公三弟仲忠濬叔忠濟季忠淑皆善撫士士樂爲用賊中聞江家兵咸卻癸未楚勇以燭若干石銀若干封夜入城勞師且告援至越翼日甲申前革司張印塘六品銜黃元吉自店埠與舒興阿會兵崗子集將進援水西門又益以新募鳳陽之勇五百人前鋒抵四里河遇賊戰甚酣舒興阿遣其麾下以馬兵萬人陣隄上有黃旂從東北來偵者曰賊援至馬兵四潰舍騎而徒或走匿松林中駢坐雨泣賊尾至引頸受刃至有一賊手刃十餘人者先是公嘗手札飭四

鄉練丁會官兵同赴援自玉山敗歿團益弛附城民驚恐遠竄賊廣散僞示時出遊騎焚戮民之殺賊以應官兵者又嘗出金錢衣物重與民搆賊故屢增且橫而舒興阿之馬兵又迭潰散諸兵勇飽食嬉遊或白晝入人家刦什物鄉民又以此與兵屢相訴至有覬官兵潰走中道收取其貲裝者兵亦以此與民相仇越翼日丁亥夜城破撫軍江公歿之水西門故㢈其外陂陀虧蔽賊扼要逼城而營公嘗臥鎭郛內屢設奇出擊賊兵號數萬其實止萬人斬獲傷歿折其半屢蹙思遁而外援不力內訌交扇先是猾胥鄭潮實通賊圍城二日余晚飯

姻家見鄰婦人爭殺雄雞瀝血盂水雞東首盂血加箸置外炷香楣閒問故曰撫軍令也翼曰從陳太守飲於城樓具言太守驚曰無是也既罷日中緣睥行見數役各負箭急趨鳴金以呼頃刻家炷香如故且串令民無蓄水匕箸長竿之屬咸偃翼日又轟言撫軍遣括婦人褻布冒旂纛謂賊幻以此厭之未幾廉得狀捕潮至梟首懸威武門下而自是民房屢火不根之言多莫測其所從來勇目徐懷義故縣役倚郡首善立權勢其黨羣飲博夜恆昏臥巡城官屢屬不顧有舊與賊連者嘗倚城嘯呼而手語葢賊營新附鎗手與懷義所募勇居恆

邇又嘗同犯法亾命者方水西門破地雷裂外郛垣塌矣我兵死戰賊環列愕顧公亟下令各門咸勒兵守城民奮呼願效死而拱辰門樓火突起守城勇先遁有數人自東北來繞城呼曰賊至矣盍亟去方是時民實未見一賊也拱辰門者郡北門勇目徐懷義與六安勇目周恩晝段分守處也懷義守北西周恩守北東空陴而走賊畢登公縱兵連擊連斃賊賊奔都司馬良勳以眾逐賊金斗圩轉戰城北夜冥星晦賊合圍我兵邀賊頭格磔迎刃墜久之良勳中傷死賊以大隊略西平門邀折下將夾攻水西門西平門者鄒君漢勳分守地也君

夜飮方半自拔所佩刀直前殺賊賊怒刃中頸血淋淚頭偏折兩卒翼之前行數武死而是時都司戴文瀾身中創以死士十餘人將冒圍赴西營乞師復遇賊戰死之天比明霧簌簌如雨諸大弁血刃擁公請去公曰城陷矣何以謝百姓自刎不殊復赴水死之賊既入城上屍積井阬咸滿同時官民死者別有錄郡城自安慶破後居民一日數遷有司議團議捐皆具文而公私請托朝令夕更偶一舉動費不節公由九江道六安病臥屢馳檄趣有司淸野濬濠餉料軍實比至上下錯愕未知所措一切苟簡荒略仍舊自被圍之六日城中雞豚蕭

燭諸日用之需咸匱而東北門外祟墉貨積向之因循瞻顧遁以資寇强而導之攻悲夫公恢奇多大略御下刑賞必信自守令以至羣校犯法恆縛至帳前不少貸尤能與人均甘苦虛懷納善惟恐失之守城民嘗晨粥蓐倉公適過曰吾適飢若粥既乎曰未徑下馬索箸就蓐上共啖復索蔬民以野藿進糝蒸未熟公飽啖大嚼餘欠伸曰吾久病不支多謝父老爲吾城守顧城罄如洗無足相犒又重累君等日淡食因撫進藿者背泫然長歎久乃去公每出巡城遇民閒相餉者恆駐馬嘗其冷煖飢便就蓆棚中與民共飯而麾下兵勇雖大弁與

民耦俱恂恂笑語無異時武夫健兒叫呶桀驁難犯之色貿易不欺一錢故民感樂為用市小兒提一筐豆恆懷磚石願助擊賊有市人從守城民偶語中礮死者公立出銀為市棺且趨騎將出視斂所或尼之公曰吾前令凡民助城上斃賊或為賊斃吾賞卹與吾兵勇同柰何吝數十金以負死者卒如令郡人士有以說上謁者夜叩寢所恆據枕作荅朱墨淋漓頃刻數百言公死始年餘其舊時麾下與郡人每道公恆泣其遺文四首總錄藏余家方余在圍中時時從陳太守飲酒以太守指遂通謁於撫軍公延入殊禮坐定因請公所以辦賊之

要公憮然久之曰割天塹以資賊險失地形矣安慶棄而巢縣又破廬州之門戶藩籬皆撤解圍後吾當進兵江上造戰艦數百斷賊往來然後金陵可坐破也方是時公咳瘵骨立前席據鑪坐旁一老卒調藥侍帳下三司郡吏爭呼白事余亟請退公曰吾久知子曷少留久之長吁四睇曰吾精兵多留江西急欲得吾季來顧途遠昨客有獻書促吾開門戰謂諸團願助勦者今亦未見一隊來團練果何如余逡巡對曰生郡人以亂避鄉閒各團粗以靖小盜恐不足當巨寇公曰吾亦謂然姑強子行且紆道爲我趣東路兵賊平還藉子爲我艸露

布文嗟乎余與公相識淺公之意言不欺若淡相結者
每一念及涕交頤下公歿諸大帥設圍城下賊踞城復
悉銳北上創於徐州蔓延河北諸郡益兵高唐自九江
以沂兩湖屢搆兵金陵游逸如故
咸豐四年十月郡人徐子苓撰

廬州府江忠烈公殉難碑記

嗚呼此故安徽巡撫追

贈總督諡忠烈新甯江公忠源殉難處廬州府城西之水關橋古塘也公以咸豐三年率師力解江右圍其年

十月被

命巡撫安徽是時賊踞安慶前巡撫駐廬州略無所備

公意扼守廬州遏賊北竄乃剋期趣行所攜帳下兒未盈千已病甚亦弗恤也入城次日賊猝至城廣兵薄公以忠義厲士民皆涕泣誓死守婦女至相率登陴以助堅守月餘屢出奇制勝賊於西城穴地二火併發公督

勇力堵賊梯北城入遙至公駐水關橋督戰大呼殺賊一壯士突前强負公行公斥令去已齧其背乃釋賊飛戟亂刺身被重創投橋下古塘死十二月十七日天甫曙也方城陷前數日公仲弟今布政公忠濬率勇千人至謀解圍而賊衆我寡他援師皆卻顧孤軍力戰弗獲達公弟仰天長吁亟思救兄於死爲

朝廷留此藎臣顧卒不能遂其急難苦衷徒引爲終身至慟嗚乎豈非天邪周昌發者義士也布政出重賞令入城潛覓公尸閱八日竟以尸出布政號哭迎入營視之被創七面如生旣斂暫厝合肥鄉閱二年城復布政

素服率所部詣古塘哭奠廬之士民白衣冠痛哭以從者數百人淚雨下哀聲雷動嗚乎此豈非忠義之氣足以深感人之心乎先是布政以公喪乞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護之歸慰太夫人心而邦之人思慕公日深羣議建祠以祀今年冬布政遣所親詣廬州將礲石爲豐碑立公死事所亭以覆之廬之人亟白守令願其任毋以煩我布政公有泣下者嗚呼此豈非忠義之氣愈久愈益足以感人之心乎布政既乞節相湘鄉曾公大書江忠烈公殉難處七字鐫於碑而屬瑤書其事碑陰以慰皖人而詔來者其經理程役則合肥舉人葉士選廩

膳生程桂森戴昌言也而當日與公同死者有池州知府茶陵陳君源兖候選府同知新化鄒君漢勳二君遺骸皆未獲然其精氣宜與公常留茲土雖歷百千世懍然猶生也嗚呼公之死誠可謂重於泰山矣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鄧瑤記

皇清誥授榮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安徽巡撫兼提督軍門霍隆武巴圖魯追

贈總督照總督例

賜卹

予諡忠烈新甯江公行狀

公諱忠源字常孺自號岷樵新甯江氏始遷祖大郎當宋度宗時由江西遷居新化永甯鄉五世祖楨祥復自新化遷新甯楊溪邨遂爲新甯人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學者稱一峯先生太夫人陳生子四公居長次忠濬次忠濟次忠

淑公生而岐嶷英達過人蚤歲能文章好讀經世書甫冠附縣學爲諸生道光十七年丁酉充縣學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自是恆客都門與當世賢士大夫游刻意問學以名節自砥厲陝西舉人鄒興愚故籍新化於公爲鄉人公以其溫雅士厚遇之興愚病羸咯血又貧無僕從公襆被就其居爲經理醫藥數月興愚竟歿時君所嘗受業者鄧鶴齡湘鄉舉人亦病咯血垂殆公既爲棺斂興愚屬其族人鄒溥霖送歸陝西而身護鶴齡南歸鶴齡尋卒公又爲任棺斂而致其喪湘鄉當是時公義聲震京師人以得一識公爲幸其後同年生曾如礶

赴京師公又爲歸其喪以甲辰大挑二等慨然曰窮達
命也得教職養親幸矣既卒不得第乃南歸心念天下
之亂將起愀然謂其鄉人曰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楚粵之交山谷阻深奸民萌孽其
間有司縛於文法不敢詰新甯巖邑也民猺雜處又與
廣西五排連一旦亂作事其危哉迺集諸父老爲團練
法每月朔會鄉郡子弟剴切譬曉俾知親親長長之義
陰以兵法部勒其衆數月一鄉肅然未幾而有雷再浩
之變雷再浩者新甯黃背峒人習青蓮教陰結粵西奸
民李世德及新甯李尙開陳新進等爲逆謀黨羽日盛

公察其變爲文備述嘉慶初戡定川楚教匪始末諭邑中子弟毋爲奸人愚自罹顯戮解散漸多復告縣令李君博許其黨自首免坐懸重賞購首逆雷再浩憂事洩黨散逆謀益急率其死黨數百人反於黃背峝設將軍等僞號鈔掠近鄉公聞警卽請於令率鄉中團丁二百與把總方開甲合剿值賊大出奮擊破走之追至黃背峝焚其巢賊竄粵西梅溪口大埠頭諸處誘脅鄉民勢復熾公督團丁守要隘屢擊敗之賊恨公甚揚言得江某當生啖之毋夫人呼公且歸公笑曰賊安能害我然以母故遂止城中助官居守一夜忽報賊至城中驚擾

公宿縣署堅臥不動頃之所部團丁縛爲賊閒者二人至令李君謀繫之獄公言人情洶洶莫知所從違急殺之以懲亂者不爾且生他變令從公言城中人心乃大安時長寶道楊炳堃總兵英俊奉檄下縣辦賊欲調鎮筸兵公力爭以爲賊不足平不足動大衆且客兵未可恃如小有挫失賊燄將益張楊公脅以危語曰爾能獨任此乎公曰能楊公默然公退上書言調兵之難與所以平賊之易規畫明白請兵之議遂止公請檄廣西會剿自督團丁四面逼之斷賊出掠之路賊飢不得食公乃與邑文生蔣啟華設閒誘賊黨縛雷再浩出事遂定

維時賊衆尚千餘公請誅其桀黠者以徇楊公弗許僅戮數人餘盡釋之公歎曰亂民狃於姑息未識軍威行將復逞亘不數年而又有李沅發之變卒爲楚粵患廣西會匪之禍由此起矣方雷逆未獲楊公懸萬金購之事平公以所得金爲修城資湖廣總督裕泰公上公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道光二十九年揀發浙江吳文節公文鎔時撫浙聞公賢凡事之難者輒委之浙有巨盜數十分布州縣伺間劫掠官軍捕急則跳匿海上莫能獲公一一設計擒之時浙大水秀水被災尤甚公奉檄往賑至則請發常平倉親詣諸富室勸捐助賑設局擇

邑中正士董之編審丁口分別極貧中貧次貧爲冊以上所捐錢穀即存捐者之家至散給時預計某莊貧戶若干應給錢米若干某莊捐戶應發若干由局發單令各莊長向捐戶支取分給諸貧戶莊長憑票給發無從侵欺貧戶丁口已審亦無從浮冒糾一縣之財賑一縣之饑合一縣廉幹士民治一縣荒政吏胥差役無所預又慮貧民領賑時債主或逼償宿逋仍出示嚴禁莠民藉荒强糴痛治之富室感公意輸助恐後全活遂多秀水地卑積潦無從洩民不得補種公循行郊野見有高阜親勸補植雜糧復請奏免正賦以蘇民困設局收養

遺孩手定規條十六法最詳審皆賴以活適秀水令某君卒於官士民稟留公權縣篆吳公許之公招流亡禁游惰懲奸猾又以民俗奢侈躬節儉爲之倡示稟中有知縣每日六十四文之語秀民誦之浙西蠶事最盛災後桑多槁公著農桑集要諸書作補救六條示之在官九月事大治民忘其災士爲歌詩頌公德謂二百年來無此官也未幾補麗水令咸豐改元

詔中外各舉所知吳公將以公名應適侍郎曾公國藩特疏薦公得

旨赴部引見布政使汪君本銓頗以外吏不由疆臣薦

舉爲疑贊善武進趙君振祚嘗以事過浙乃舉秀水士民所以頌公者爲汪君誦之汪意始解會海塘壞吳公奏留公辦工閱四月工竣而歲貢君之計適至公一慟幾絕嘔血數升時新甯賊李沅發方謀逆有訛傳公全家爲賊所害者公憂憤愴擾不知所措病日益殆有名醫某者索價夙高不輕爲人施治秀水民聞公在杭病劇相率造某醫所請急視江令君慮不速赴則請各任醫藥資以堅之醫笑曰惡有醫江公而索金者卽拏舟去詣杭日夜爲候脈處方凡可以起公者靡弗盡也會新甯書至知太夫人故無恙憂鬱少解病漸瘥醫乃謝

去將奔喪歸秀水人競斂金爲賻公固卻不受吳文節
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邪適調
督雲貴遂於浙庫借雲貴總督養廉銀五百兩畀之語
公勿辭汪君亦賻以千金公感其意乃泣受之歸營葬
甫畢而廣西寇事愈棘金田賊首洪秀全楊秀淸等尤
兇狡官軍屢爲所敗
上命大學士賽尙阿公出督師湘陰左宗植方官內閣
中書素悉公爲言於大學士祁公寯藻江某可倚以辦
賊祁公薦之賽尙阿公遂奏調軍前差遣時廣州副都
統烏蘭泰公奉

命來粵西烏公忠勇善戰慷慨負氣與他將領多不協一見公淡相引重每事必諮之公亦盡心贊畫屢戰皆捷遂敘公勞請以同知直隸州知州升用賞換花翎又以公前在新甯討賊所練團丁可用屬公自將五百人爲一軍公令季弟忠淑在籍選募帥以來號稱楚勇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時賊方據永安州城楚勇至則營於近城之南衣履敝黯形狀短小各軍竊以爲笑賊亦以新募之軍易與也急起撲之公堅壁勿出俟賊逼外壕丈許乃縱擊之鎗礮止刀矛接斬悍賊二百餘傷者無數烏公握公手示諸將謂若笑

楚勇不耐戰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騎射馬上發鎗擊賊多奇中平生嘗射虎十數軍中所號打虎將者也其人勇敢而寡謀公初至時長揖見之開謂公輕己不爲禮不答也一日與賊戰馳而前所部僅十數人遇伏賊圍之數重開公左右馳突矢盡藥子絕事垂危公方登高而瞭賊見賊圍十數騎在山坳馳突數次不能出顧謂左右曰此必開公也開公健者豈可失之乃督所部自山梁大呼馳下賊回顧駭而奔開公見援軍至遂拍馬衝出與公並轡歸營即向公拜謂活開隆阿者君也憾不早識之永安城小而困賊首多廣東潮嘉各

郡積匪素習械鬭及守郙莊法又能以嚴酷行其令故堅忍悍鷙異諸賊方官軍圍永安時金田賊盡聚一城人數不及萬官軍數倍過之若以鎖圍法深溝高壘困之賊食盡援絕必死矣廣西提督向公榮時統諸軍扼賊北竄謂圍城缺一乃相傳古法必縱賊出擊公與都統烏公力爭不得咸豐二季元旦烏公率所部從南路破賊數壘往見賽公烏與向積不相能時向在坐賽故與向竝而令烏公旁坐烏意不能堪歸語公必奏向提督誤事罪公爲言廉頗藺相如事解之會病作遂辭烏公歸其季四月賊果由北路竄官軍追至大衝口四鎮

敗歿賊趨桂林烏公馳至泣告所部曰國朝二百季來賊無敢犯省城者今賊犯桂林何面目見

天子因以刀刺臂灑血盤水中呼諸卒共飲此隨吾援桂林比至將軍橋膝中礮不能軍賊乘勝薄桂林據象鼻山俯瞰城中日以大礮轟擊城中洶洶公聞賊犯桂林力疾起捐貲募勇丁千人與邑拔貢生劉君長佑偕道赴援中途聞都統創裂旋歿於軍仰天泣曰嗟乎吾來此欲倚烏公以有爲且報烏公也今若此至則營於桂林東岸鸕鷀洲三戰皆捷賊旋解圍去趨全州分賊

黨扼盤石腳斷援軍公率所部至不得進寶慶都司武君昌顯率所部五百人及百姓守城倉卒無守具悍賊肉薄城根鎗礮不能擊武公令煎松膠瀝穰上結為餅然之從城上擲下死者最多賊憤甚乃益穿地道誓必陷之公每值賊進即鼓譟撓之令不得併力仰攻賊乃燒溼薪令煙燄障目咫尺不能辨諸軍之援全者皆壁十數里外又或藉事他遁數日地雷發城遂陷賊憤武君多傷其黨遂屠州城將順流犯長沙掠民船數百載道屬及所擄金帛子女公令所部於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連營西岸力扼之賊覺來鬭以悍賊護船更

番迭進鏖戰兩晝夜賊渠馮雲山中礮殪悍賊斃者數千輜重盡喪公急請統領速連營東岸斷賊竄竄統領猶豫未決賊果棄船由東岸走道州前湖南提督余萬清棄城走城遂陷方賊之奪舟而下也連日大雨湘水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湖廣總督程矞采時駐軍衡州聞警遽走長沙衡州府知府陶恩培留之不得提督鮑起豹亦議去永州知府徐嘉瑞固止之會聞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程矞采尋還衡州是時非公力遏賊船則長沙危使統領能用公言扼東岸則道州不失而賊可盡不至糜爛半天下也道州俗樸而悍地界粤

西多會匪賊據城月餘各處賊均響應勢復張遂取道江華甯遠嘉禾諸縣境趨桂陽州公追及之前隊把總邢虎臣戰歿公麾勇繼進大破賊於城下賊棄城走復陷郴州郴州當廣東之衝商賈輻輳駄貨騾馬以數千計賊至據之公與諸軍壁其三門相持月餘七月賊首蕭朝貴詗長沙城外民房未折守兵亦單意可襲而取也乃率其死黨疾馳而來公與提督銜綏靖鎮總兵和春公倍道追之時賊已由永興茶陵醴陵奄至據城南及小西門一帶民房爲窟穴日夜仰攻甚急巡撫駱公秉章候代未去與幫辦軍務湖北巡撫羅公繞典提督

鮑起豹登陴固守會肅朝貴中礮斃攻稍懈副將鄧紹
良瞿騰龍駐城外營時與賊戰獲勝城中人心稍安長
沙城東南天心閣外地勢高賊已建柵築壘據其半公
言於和公非併力爭此賊將環攻東北諸門長沙危矣
急率所部與賊戰鏖下殲傷者二十餘公據胡牀督戰
益急賊稍退遂促移壘和公亦督所部繼之壘成近逼
賊巢其汲一井擊柝之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一面
及西南角有賊守禦較易而賊巢背水面城無從肆掠
後雖大隊踵至無能爲矣賊自蓑衣渡敗後憾公刺骨
新糾之楚粵匪黨亦熟公名將甘心焉一日公率所部

與賊戰有數賊伏叢冢間覘公素服騎馬過遽挺矛刺之公傷髀墜馬賊方以矛擬公步卒滕加勝急以矛格賊刺賊死餘乃驚遁擁公上馬歸新授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自雲南來梯城入受事張公素重公欲與計事顧創甚不能動履乃以籃輿縋公上入署養傷就詢方略時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率大隊自郴州來長沙勢更張公言於張公曰賊盡聚南門外西阻江岸東自天心閣迤南至新開鋪皆官軍營壘此固自趨絕地惟賊所奪民船尚多時過江掠食慮其渡湘江築壘徐圖他竄請以一軍西渡扼土牆頭龍回潭之要漸逼漸進驅其

歸巢可盡殲也張公韙其言先後咨總兵常存馬龍等率所部西渡皆畏賊不戰時長沙城中兩巡撫兩提督城外十總兵䒿相統攝張公雖明達善斷顧無如諸將何賽公時方

內召新帥兩廣總督徐公廣縉久不至諸將益懷觀望會賽公入長沙張公以公言白之乃檄向公赴西路督戰向公時已被議褫職雖老於兵事而識略故非所長失意之時氣矜尤甚張公檄其速扼土牆頭不答土牆頭旋爲賊據復檄其阨龍回潭且以危詞要之向公答云身是已革提督賊從此竄不任咎也賊復遣其黨石

達開渡湘而西築數大營兼掠洋湖晚稻供賊糧湘水中一洲俗呼水陸洲卽古橘洲也長數里橫亙江心如匹練賊之渡西岸也留賊屯洲尾爲聲援向公擬先剿之九月十九日親率勁卒三千餘由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隊而進賊盡匿洲南樹林中時出零騎誘官軍向公督所部放鎗擊賊賊走避林中徐從林旁出斜鈔官軍後官軍初爲林木所蔽不及覺比賊幟微露則疾趨如旋風官軍驚潰健將游擊蕭逢春都司姬聖脈戰歿士卒死者千餘向公與河北鎮總兵王代琳騎善馬得免城上諸軍望見爲之奪氣張公憤甚擬自督兵赴龍回

潭禦賊西竄公力贊之爲區畫甚詳且言當先率所部築壘以待並請檄寶慶湘鄉各郡縣團練會師西路以厚兵力時賊所穿地道十數均抵城根張公令當地道來路預修月城開內壕並縋壯士下城鑿外壕已破其七八而城上夜深猶時聞鋤钁聲更調副將瞿騰龍鄧紹良率勁卒八百入城爲游兵備緩急九月二十九日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圮數丈鄧紹良堵之礮穿右肩殺先登悍賊數百十月初二日城外金雞橋地雷發和春公堵之公時遣所部把總徐以祥選勁卒二百入城助堵兩次皆殺賊有功賊知仰攻爲難徒恃地道轟城爲

上策既兩次穴城被創知長沙卒不可陷賊黨久困堅城之下倉乏援絕所掠洋湖晚稻無多急思覓路逃竄而所掘地道尚餘一處未破仍思拌死一逞公仍請張公赴河西張公歎曰極知守城易堵必竄之賊難當為其難者然始與君計議時賊尚未轟城今旬日來地雷發者兩矣魁星閣守者仍闘穴地聲城中人心皇皇吾出城渡湘而西人必謂巡撫避賊外出將以何詞解乎公亦知其未可強也遂止會新帥徐公至衡州遣官赴長沙索

欽差大臣關防賚公謝軍事而徐公所令來長沙者一

廣西提督福興一廣東高廉道沈棣輝福興自衡州至湘潭行七日自湘潭至平塘行五日張公聞其來以書致之言西路之要惟龍囘潭請速以所部駐之又慮新軍甫至不諳地勢令帶潮勇之知府朱啟仁先築營壘以待福興得書不報亦竟不赴向公駐軍西路稍久知龍囘潭當賊衝自懟前此與張公牴牾之誤又其時徐公方奪和公統領畀向公向公亦言必進營黃泥岡游魚嶺方可杜賊竄但無兵可分黃泥岡游魚嶺者即龍囘潭之別名也賊自渡西岸後即以所奪民船架兩浮橋跨湘岸十月十八夜五鼓魁星樓側地雷復發城圮

十餘丈瞿騰龍堵之殺悍賊數百自是賊之地道盡矣
十九日有賊自言劉姓投向公營言賊正穿地道對天
心閣向公以函抵張公屬嚴備之繼大索劉姓不得乃
知爲賊諜是夜二更城南火起有旋風挾急雨數點過
而賊全數從浮橋渡湘水由龍回潭竄去矣方賊竄時
故分小股向南行向公謂賊將竄湘潭即夜傳令飭東
岸官軍盡趨湘潭於是和公與公均率所部南行不知
大股已竄甯鄉也賊既竄甯鄉向公令西岸各軍追賊
而已於二十四日始拔營起行尾賊至益陽前隊健將
參將紀冠軍戰歿賊乃擄船渡資水出臨資口遂過洞

庭陷岳州湖北提督博勒恭武先三日棄城走賊留岳州四日疾趨武昌漢陽而東南大局遂壞矣公過湘潭時徐公令公暫留確探賊蹤所向比聞賊趨益陽乃令公由湘潭追之比至益陽賊已去臨資口乘南風陷岳州公以烏公故怨向公又以向公不能用其謀不欲與共事張公遂檄公留湖南時巴陵有賊晏仲武與金田賊通聞賊陷岳州遂糾衆反劫軍餉張公調公與鄧君紹良討平之密飭公由巴陵平江赴瀏陽討徵義堂賊徵義堂者瀏陽東鄉亂民周國虞曾世珍鄧萬發所立會名也道光季間湖北通城鍾人傑反周國虞假團練

防寇爲名招聚不逞之徒爲暴鄉里習刀矛製幟械志
益叵測邑中人多隸名其中前後官吏重發難不敢詰
大府檄問但言徵義堂自衛身家不敢有異志也逆賊
攻長沙時遣黨鉤之團總廩生王應蘋獲賊諜得周國
恩等復書周國恩等殺之逆迹大露有上變者張公輒
置不問瀏人赴愬於江西江西巡撫張公芾謂辦團務
在籍尙書陳公孚恩咨請捕治張公亦佯若不知陰遣
人赴古港山光洞寶蓋洞各賊巢密察路逕迂直形勢
險夷及魁黨姓名住址之詳嗣奉
密旨捕反者張公仍祕之會晏仲武事平張公乃密緘

付公竝付地圖及所得賊中事狀令公圖之十二月十四日公率所部赴瀏陽縣令趙君意公爲徵義堂來也詢公何往公謬謂奉大府檄赴江西俟長沙餉到乃行旦越二日築營縣東馮家嶺乃張示謂某奉檄來治徵義堂事所欲得者渠魁數人也餘俱不問能縛首惡來獻卽免劉當公築營時鄧萬發曾世珍等賊雜稠人中來覘公所爲衆不敢指認也鄧萬發等歸語其黨始意官軍必壯健逾人今觀來者尫弱如丐殆烏合趁食輩耳吾堂中刀矛拳棍鎗礮事事精練吞之有餘何憚而不戰趙令急詣公泣謂公何故誑我公亦知徵義堂乎

是據東鄉地周數十里有衆數萬稔惡十數季無敢誰何者今大軍追賊赴鄂而公獨挾羸卒千餘來自度能了此否縣令非敢愛死顧時局何禍機一發長沙不保矣公笑曰明知變起禍速然矢已在弦可若何趙令乃發急稟抵上游請益兵數千籌餉數萬下縣張公笑置之十二月十八日徵義堂賊三千餘分三路來撲縣營旗幟皆白大書官逼民反戈矛林立呼聲震天公預遣守備李輔朝以一營駐縣治防內變而自督兩營拒戰爲三伏於營外待之賊近營半里見營中寂然怪之不肯遽前公以數十騎誘之賊遂蜂擁而進伏發截賊爲

數段賊目持大刀斫陣連傷數卒忽爲亂矛所戳死其分襲縣治一股亦爲李輔朝所敗賊眾大奔公空壁躡之至雙江口始收隊歸營殲悍賊數百生擒百餘獲礮械旗幟無算詢所刺賊目則賊中敎頭張大武也公隨出示不從賊者領良民牌免勦是夜款營領良民牌者五千餘次晨更領至萬餘公知賊勢解矣急分兵直擣三坪洞及山口賊巢張公所咨調之雲南總兵經文岱等軍亦冒雪趨平江盧洞十八盤福石山抵賊巢東北防賊竄逸獲賊目朱興祥陳國材陳朝涇陳德昭等二十餘斬之首逆曾世珍負創潛逃亦搜獲正法凡殺賊

七百餘生擒六百餘周國愚鄧萬發兩逆皆於次年捕得傑之用兵十二日事平湖南嚴治土匪自徵義堂之役始也三年正月朔公奉檄還長沙時賊已棄武昌東下張公奉

命署湖廣總督特疏調公赴鄂公前以解桂林圍功擢知府援長沙功擢道員矣抵鄂張公即奏公署湖北按察使帶所部楚勇四百自隨禮部侍郎曾公國藩時居憂在籍奉

命幫辦湖南團防欲留公不得乃留公叔弟忠濟與劉長佑李輔朝帶公舊部千人駐長沙旋剿賊衡山平之

公隨張公抵武昌距賊去甫十餘日遺黎存者不足十之一官署民舍大半焚燬夾屍枕藉時張公署湖廣總督駱公署湖北巡撫河南布政使嚴公正基署湖北布政使公署按察使兼鹽道金公雲門署武昌府知府皆一時人望諸公又和輯一心遇事商定即行盡除官吏壅積苛嬈習徑修城郭製守具通商賈卹難民治土匪緝逸賊籌軍食事無不舉公旋奉

命授湖北按察使三月討通城之賊通城自道光十九季鍾人傑之變餘孽甚夥大吏務爲姑息奸民玩法者多至是賊首劉立簡羅經仁何天進等復以抗糧劫眾

叛意省治新破官軍尋能討也張公檄公速統所部楚
勇四百及開化勇瀘溪勇三百餘往勦時嘉魚蒲圻均
有賊響應公分遣開化勇瀘溪勇赴嘉魚蒲圻而自率
楚勇徑擣通城麥園賊巢擒劉立簡磔之復進軍葛家
坪五日六戰斬賊四百餘方傳令進勦忽崇陽賊陳北
斗糾眾千餘與通城賊何天進暗相鉤結焚劫桂口及
通城下畈將乘間襲取通城而嘉魚賊熊開宇渠一舉
復與何天進合勢漸張公還軍通城禦之張公以崇通
賊日聚日多嘉魚蒲圻土匪又方蠢動公所部楚勇僅
四百分則更單咨署湖南巡撫潘公鐸及曾公國藩預

調公弟忠濟及劉長佑李輔朝醫南舊部楚勇來北會勦公亦以書抵曾公乞速濟師數日忠濟先帶所部勇五百馳至適崇陽賊回屯桂口忠濟即夜潛師掩擊陣斬陳北斗及騎馬賊首十一餘賊五百公知崇陽賊破則通城賊膽益寒即拔營入山勦之生擒賊目張西園等二十餘名戮之大局略定旋奉
旨飭公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三月二十九日交卸湖北按察使鹽道兩篆還鄂疏陳軍務八條其略曰粵自逆賊滋事以來用兵數年糜餉至二千餘萬人無固志地罕堅城巨寇披猖久稽

天討非賊眾而我寡賊強而我弱賊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肅謀之不臧貽誤至今亟思變計徵臣効力軍前出入矢石鋒鏑之餘于今三載兵勇強怯之情形事功遲速之機會苟有所見何忍不畢獻其愚謹將兵事大略有關得失者撮舉八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一曰嚴軍法法者將之所以馭眾使之出入生死而無敢違者也將不行法是謂無將兵不畏法是謂無兵軍興以來法玩極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棄城陷而望風先逃者接踵馴至岳州預設防師不能為旦夕之守九江厚積兵力不能

遏水陸之衝文武以避賊為固然士卒以逃亾為長策皆由畏賊之念重畏法之念輕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貪生而軍令必責其舍生而就死者誠以百人渉死萬衆其當一夫倡逃千軍自廢誠使將士知

國典之不可倖逃自不得不併心一力以致死於賊將有致死於賊之心而謀自生士有致死於賊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誅戮者不過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萬人也宋仁宗當承平之餘儂智高反官軍屢失利攻陷名城無數最後狄青至軍斬逃潰將校二十餘人而軍威始振嘉慶初年三省教匪之變經略額勒登保平之其

言賊遇官兵條條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賊條條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賊常致死於我而我兵轉畏迎其鋒利鈍之機已決於此即如粵逆與官兵接戰每驅新附之賊在前而以死黨監督其後名曰排刀手遇有卻顧輒行擊殺以故匪黨不得不為之盡力賊之脅眾也以嚴而我之馭眾也以寬賊之退也必死而進猶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進輒易死其誰不望風先靡而預辦一走也誠欲反怯而為強則莫如易寬而以猛

皇上執法以馭將帥將帥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

督士卒遇賊潰走藉詞巧避者有誅臨陣不互相救援者有誅不奉令而遽先撤隊者有誅堵禦不力致賊竄逸者有誅軍令既嚴士氣自奮討賊之效庶可計日而待也一曰撤提鎮提鎮而下爲副參遊副參遊而下爲都守都守而下爲千把以次遞相節制而提鎮之位爲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徧將之以功名著者多就彫謝今之提鎮類多積資較俸洊至高位非盡論功閥勞績而得之者也朝廷以虛名使之未遑擇其才略其中老於戎事深悉戰守機宜者雖尚有之而闒茸充位無足短長者正復

不少權尊則意爲趨避而偏裨不敢與爭位重則法難驟加而大帥不敢擅逮夫人情當齒壯官卑之日每思奮發有爲致身通顯及至身居高位則顧恤之念重而進取之念衰責其忘軀冒險踔厲迅發以赴事機難矣且軍營體制副參以下俱聽命於所轄之提鎮其臨陣也必提鎮先退而後副參隨之副參退而後都守隨之都守退而後千把隨之千把退而後士卒隨之提鎮不得其人卽所屬之副參以下均難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鎮致可用之將弁兵丁同歸無用也又軍興既久籌餉滋艱提鎮薪水夫價之需及役使護衛之

人均較參遊數倍計裁一提鎮之費養精兵二百而有餘亦奚取以有限之餉糈奉此無益之提鎮爲哉副參以下任重敢戰者未嘗無人其資位較輕則奉檄不敢遷延其擢拔方始則臨事易爲感奮誠擇提鎮之久歷戎行膽略尙優者以資統御其餘概行撤遣副參以下量才委用務盡其長斯軍政嚴而軍食亦裕此時幸有殄寇之資異日仍獲赳桓之用矣一曰汰弁兵選兵之道膽氣第一樸實耐苦次之技藝嫻熟次之巧猾懦怯爲下有武藝而無膽氣則臨陣忙亂並其平常演習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敵百夫藝高羣卒而臨陣一揮

卽什與未習技藝之人等者戰陣之事與搏鬭異兩軍相持旗幟駴目金鼓震耳膽怯則心易動心動則耳目手足舉失其常也質實耐苦之人軍令易於服習性情易於調馴令進則進令退則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勞歷夏經冬不知其瘁故衆可得而用至於巧猾怯懦之流無事則應對趨蹌務爲觀美臨陣則趑趄退避專擇便安論功則多方鑽營希圖美擢遇敗則巧爲推諉求便私圖將弁如此不足以整軍兵士如此不足以禦敵徒糜金粟無補絲毫此兵弁之應汰者一也軍興旣久徵調頻煩有從軍數年漸形委頓者有老羸充數不堪驅

使者是謂疲乏之之兵又如曾經戰敗部曲潰散或遇急卸裝而得生或事後潛逃而就伍驚魂甫定轉戰何堪苟取充兵難期再振是謂殘敗之兵當茲餉運不繼之時豈容若輩更滋虛耗此兵弁之應汰者又一也誠飭各營於此數者嚴爲淘汰選其膽氣充壯者爲一等以備攻剿之用其次備守營圍堵之用藥品既備攻達乃神爪牙既强聲威自暘斯亦當今之急務矣一曰明賞罰勝有賞敗有罰夫人知之矣雖然勝有賞而所賞者非眞勝也則不如無賞敗有罰而所罰者非眞敗也則不如無罰無賞無罰人猶冀有賞罰之時賞非其功而

罰非其罪則人知其賞爲主帥私暱之人其罰爲主帥傾陷之人懲勸之用乖怨讟之謗起而軍心不可問矣軍興以來得一勝仗有功者固賞敘隨之而左右隨侍之人先叨獎錄逆匪蔓延四秊糜爛六省未嘗行一失律之誅按一縱寇之罪勝敗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勝而不言敗功過本不妨互見之事主兵者不錄過而專錄功有賞而無罰何以昭懲勸而令三軍乎夫軍中賞罰未可一概論也戰而勝固當賞矣然或雜然旅進割取他人之首級以冒功或當追擊至要之時不思乘勢掩殺祇顧奪取財物器械馬匹以致大勝變爲小勝

者又當罰戰而敗固當罰矣然或奮勇前驅後援不繼或大衆卻走而一軍獨前者又當賞且同一賞而厚薄攸分同一罰而輕重迥別當視其功罪爲等差大帥惟據營主之稟報營主又付諸左右之品評功罪之實既非採訪所能知又因毀譽而多誤求其權衡至當犁然合乎人心難矣自非親歷行陣開誠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懷而振積疲之習乎一曰戒浪戰用兵之道能守而後能戰能制人而後不制於人能避賊之長而後可用吾之短粵逆狡悍兇頑頗有盜賊之智臣隨諸軍自粵西至湖南與賊大小百數十戰亦嘗備覿其結營

置陣之詳疾行徐止之狀矣賊之結營也因地築壘環以深濠牆厚數尺層開礮眼濠闊數丈密釘竹籤其置陣也或分三路或分兩路正兵應敵奇兵或分鈔陣後或直擣中堅其止也遍購匪黨四出窺探伺吾虛實以廣其謀其行也遙張虛聲飈忽倏至乘吾倉皇以逞其毒我兵併力攻其堅壘每至損傷精銳其新兵未曾與賊戰者不諳營壘濠牆之式將卒無所恃以爲固往往爲賊所乘陝西征兵之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諸軍之失利皆由於賊知結營之利而我不知也賊分數路我每以一路當之卽或數道並發而臨陣彼此

不相顧或左進而右退或後卻而前行賊得以施其奇正鈔伏之術廣西湖南諸戰之失利皆由於賊知布陣之訣而我不知也賊之止也宜扼要以斷其援濟嚴兵以堵其逃竄賊之行也宜預擇精兵宿將攔頭迎擊以遏其鋒沿途設伏以撓其勢乃我之圍賊也不務扼要嚴防專以撲營逐利為事其追賊也不務攔頭迎擊專以跟蹤尾擊為能小有挫失將卒之氣先餒又須養之經旬始堪一戰遂賊得以長其兇鋒我軍終其操乎勝算此兵謀不可不豫而浪戰所以宜戒也一曰察地勢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師地利云者非僅圖史所載

山川一定之險也覘賊出入之蹤而先爲之防察賊分合之勢而逆爲之制雖漸車之澮數仞之岡苟形勢在所必爭卽機會不可偶失請以近事明之全州蓑衣渡之戰賊鋒已挫宜連營河東斷賊右臂道州之役賊勢本孤宜分屯七里橋扼賊東竄長沙之圍賊路俱窮宜駐龍回潭土牆頭堵賊西潰之路他如道州雙牌蓮蕩灣六十里之奇險賊入死地而縱之使生湘陰之臨資口岳州之城陵磯皆水陸必爭之隘而放之使遁利害昭然猶堪覆驗事前未及虛心體訪預爲綢繆一潰難收悔之無及計自逆匪滋事以來要地之疏防機宜之

坐失似此者實已指不勝屈禍基咫尺流毒千里人謀未臧釀成巨患此正宜引爲前車之鑒者也一曰嚴約束殺賊所以安民安民乃可以殺賊將出令而兵不敢譁兵奉令而民不知擾則有制之師也粵逆所過之處橫刀躍馬市肆一空人民遭其屠戮子女遭其擄脅財物遭其搜括室廬遭其焚燬慘酷之狀固已觸目心傷被害遺黎羣焉飲憾然市井愚民罔識大義亦容有謂盜賊之害猶愈於兵者何也粵逆志在擇肥而噬下戶窮簷搜求不暇且或以時詐示仁義愚弄吾民買飯求漿多給市直至於不法兵勇罔知號令方其攫取姦污

則雖窮苦之家亦鮮得免於是民不怨賊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盜賊而詭施小惠民於盜賊宜有怨詞以官軍而行同盜賊民於官兵能無隱憾若不隨時嚴按軍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鬱勃之言將有難於盡詰者軍中兵勇而外有長夫有餘丁有隨營貿易之人兵丁舊服營規管轄甚密果令嚴為約束無難一律肅然鄉勇多係四方無藉之民較兵丁殊為難管然猶名隸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於長夫及隨營買賣之人則均游蕩性成不安鄉里名雖貿易營生實則不堪問其所自倏來倏往蹤跡靡常甚或偽造兵勇腰牌假其裝束

時赴近營各鄉郡掠取各物轉賣營中肆行無忌鄉民
誤爲兵勇不敢格殺且畏其勢橫人衆莫敢誰何此輩
久處營中熟覩戰鬬之事輕生嗜利習爲固然將來事
竣撤遣散處民間必多不靖從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
已經戡定而接誅餘匪及不法夫勇之嘯聚者又至兩
季其明證矣應飭各營於所管轄兵丁長夫及買賣人
等嚴明約束遇有干犯除兵勇分別治罪外長夫及買
賣人等尤宜從重懲處其有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
一體嚴密察緝隨時懲辦重即處以斯亦結民心而毖
後患之一端也一曰寬脅從粵逆起事以黨存者實不

過數千其餘則新附之匪與裹脅之衆也會匪盜賊與兇惡痞棍粵楚州縣所在有之平時作奸犯科擾害鄉曲官司每苦文法之煩曲從寬貸一旦有警遂爾率其醜類從亂如歸又在配軍流及被賊劫放監禁各犯乘亂得脫爲賊馳驅此皆甘心從逆執亦不同寬之而無可寬者也至若郵市良民被賊驅脅本無從逆之情但因賊中禁制甚嚴末由自拔又或以全家被擄勢難兩全依違其閒遂歷歲月比髮已加長便與老賊無殊欲留則違其歸順之心欲去則恐膺不測之戮低徊無計進退維艱此等苦衷殊堪軫念賊匪自武昌竄去時黨

眾薙髮潛逃者亦已無數即其中長髮之賊爲居民瀝訴被裹之由往往悲感無端聲淚俱下可見小民具有天良終非左道所能煽惑也宜飭各營多寫簡明示諭射入賊中臨陣於旁近豎立投誠免死大旗令其乘官軍與賊接仗時棄械奔赴旗下並設一薙髮公局發給免死執照資遣回家儻如官兵連獲大勝非獨不甘從逆者以免死而得生即心持兩端者亦將去逆而效順旣可用諜以探賊之情復可用間以攜賊之黨黨羽旣已披離渠魁何難殄滅其於剿賊機宜或亦不爲無補

疏入

上嘉納之公率楚勇一千七百餘馳赴江南路過廣濟適廣濟賊宋關祐等抗糧爲亂戕署黃州知府邵綸及黃梅縣知縣飽開運張公奏飭公順道往剿比至蘄州則關祐已脅眾數萬矣公以愚民誤聽奸徒蠲賦之謠妄思抗拒飽開運以鄰令勘辦操之過急遂釀此禍非寬脅從而嚴首惡不可行至蘄州勒兵界上蘄人請兵毋入願擒首惡以獻許之屆期罪人弗得乃進兵廣濟城北三戰三捷斬賊五百餘其生擒者均免死令其持示歸曉諭被脅愚民速自解散毋干大戮事漸定適金陵巨賊分黨由滁州北竄奉

上諭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親歷行間屢著戰功曾諭令
馳赴江南幫辦軍務該署督等委令順道剿辦廣濟縣
匪徒儻此時尚未竣事卽著署提督阿勒經阿接辦飭
江忠源統帶兵勇迅速馳赴安徽鳳陽一帶會同周天
爵等攻勦公以廣濟善後事宜交署漢黃德道徐君豐
玉署提督阿勒經阿接辦自率所部由蘄州取道九江
入皖甫抵九江忽援撥報金陵賊船二千餘上駛江南
兔見機師船失利賊之前隊已抵江西彭澤縣將犯省
城江西巡撫張公芾在籍幫辦團防兵部尚書陳公孚
恩會檄調公速赴南昌公率所部疾馳四日至見城外

廬舍鱗比遽下令火之南昌人以賊未逼而先火民居爲疑公力言桂林長沙均以城外民屋爲賊所據使得據以乘城今環城屋多高且厚留之必爲後患乃率親兵自出城舉火火未盡而賊至至則急撲火德勝門外屋多完其後賊卒據之以穴地道轟城人始服公之先見當是時公所部僅千五百人南昌所調兵勇萬餘無習兵事者公環城巡視分陴以守每四五垛口以所部兵一人督之有某營兵數人謀縋城走公訶知之立斬以徇於是南昌兵勇稍稍知守城捍賊矣賊不虞公猝至急攻城城上鳴大礮拒之賊頗傷仰望見楚軍旗幟

驚曰來何速也嗣是無敢近城仰攻援兵亦稍稍集巡撫張公幫辦團防陳公奏公總統城內外各營兵勇以一事權公守章江門賊營沙井沿江小洲築礮壘日夜轟擊礮雨下一日巡撫張公來計事坐甫定從者左右侍忽間礮聲子過碎從者首穿坐後壁轟然張公大驚數飭南昌守林福祥製牛革爲障屏公所處公笑曰苟避此將兵何爲隨命撤去之數自督兵出城擊賊賊柵德勝門外連舟萬餘自七里街以東綿延十餘里堅伏不出穴地達城下隱隱有聲公募健賊燒德勝門外屋幾盡而文孝廟卒爲賊據堅不可毀穴地凡五六里旁

穿斜出公遣卒循聲迎掘之破所爲隧道數四又壘石爲內城環其一面賊果轟城圮十餘丈公弟忠濟督兵當闕處以布囊盛土築之俄而城大崩築者盡陷其中忠濟跳而免再上督兵壘土益急城復完越數日賊復左右爲隧道伏火藥數處同時並發城坍八十餘丈雷崩地裂土石飛空城外賊譟呼乘城忠濟等冒煙塵迎上扼截之賊先登者皆殪賊始奪氣公命百長李光寬仍爲隧道而出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城守益完時太和土匪起連陷太和安福圍攻吉安戕知府某公公弟忠淑方自家募勇赴援禮部侍郎曾公

檄忠淑出瀏陽湘鄉縣知縣朱孫詒率湘勇四營出萍鄉會於南昌命候補道夏廷樾統湖南援師至南昌二十餘日而吉安告急公檄廷樾等赴援吉安命劉長佑分部忠淑所募軍竝隸廷樾飭分兵駐樟樹鎮防吉安土匪與賊交通兼令湘陰郭嵩燾監造船筏爲水陸夾勦之計時嵩燾從廷樾援南昌得賊諜言賊皆舟居文孝廟柵壘更番巡守而已官軍數出無所獲因言於公賊據江路而官軍但有步卒無水師東南澤國多阻水非有船筏不足以討賊公大韙之因疏請四川湖北湖南三省分造拖罟船以習水師而令廣東籌款購買洋

廠奉

旨俞允因令嵩燾如法試辦其後曾公創立水師一軍扼截江路保全湖南北江西諸省使賊終不得逞由公發其端也時自巡撫以下以賊數轟城人心恇懼驟出三千人援吉安恐城兵單持不可公曰太和賊初起撲滅之易耳令稍張與賊鉤連南昌上下之路俱斷此危道矣今兵逾萬益三千人不爲多省三千人不爲少事機輕重相視較然諸君何疑廷樾等至樟樹鎮急遣劉公長佑羅公澤南援吉安吉安圍解長佑分勦太和賊澤南分勦安福賊悉平之而廷樾數獲賊閒得與南昌

賊往來書責以急攻吉安當遣兵來會非公洩策遣援事幾殆吉安賊既平忠淑等督催船筏旋南昌而賊已解圍遁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頒賜白玉翎管白玉搬指公念九江江西門戸上扼長江之衝謀間道往守而九江已先爲賊據時署湖廣總督張公設防田家鎭扼賊上竄之路命湖北糧道徐公豐玉總理防務漢黃德道張公汝瀛副之賊自九江進攻武穴襲破富池口官軍營壘遂陷興國張公檄公急

援田家鎮公所部楚勇以久勞多散歸因留忠濟及劉長佑江西揀鶴麗鎮兵千八鎮筸勇開化勇瀘勇千餘人由瑞昌趨興國崎嶇山谷佶屈顛頓居民避賊遠徙所過無所得食掘諸芋為糧且食且行士卒飢乏中道偃息公親下馬導之行日數十里不少息比至興國官兵追及者開化勇二百餘鶴麗鎮兵三百餘而已公急率以渡江而是日半壁山適先為賊據半壁山者田家鎮南岸巨險橫插江中扼富池口之背江勢南趨徑山麓折而東水迅激不可泛舟舟行皆倚北岸時防兵少盡駐北岸田家鎮南岸空虛故賊得襲據之又上列營

戚家山盡有南岸之險公至按行營壘歎曰此地天險也而軍情地勢兩皆失之謀以翼日移營羊角山開濠固守而後渡江剿南岸之賊日晡會倉忽報賊船上駛公急馳赴水營水營者纜巨筏江畔載礮數十以截賊船者也環岸爲營護之適當半壁山賊據半壁山駕巨礮俯擊聲隆隆然子墜地如織防兵多逃枷署湖廣總督張公以公疏造拖罟船二十命武昌同知勞光泰統之公急令拖罟船迎擊而勞光泰見賊船上衆所部先遁訖無應者時東風大作賊船揚颿沿半壁山逆流上收泊戚家山麓水陸相倚公歎曰但令賊船兩日不上

駛事猶可爲因自爲文告天痛哭宣讀而風勢轉勁時
九月十二日也明日天初曙賊遂沿羊角山麓鈔水營
而上防兵大潰公率鶴麗鎮兵拒之江口親搏戰移時
賊來益多左右親兵有傷斃者因共擁公突圍出趨廣
濟徐公豐玉張公汝瀛皆死之上疏自劾
詔鐫四級留任署湖北按察使唐公樹義時駐軍廣濟
盡以所部隸公移駐黃陂謀間道渡江間賊陷德安馳
軍擊之賊遁公遂由漢川渡江至武昌湖廣總督吳文
節公文鎔守武昌靜鎮有方略賊亦不至公旋拜巡撫
安徽之

命又

詔公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爲去留不必以成命爲拘公以賊犯武昌尚游移廬州事急當往廬上疏請行所部鶴麗鎭兵開化勇瀘勇千餘人道病至六安病益劇留數日聞賊已由舒桐趨廬州知府胡元煒詭言廬州兵力已厚餉亦充裕促公往公力疾馳至問守具元煒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有簡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皆新集不足恃公所部鶴麗鎭兵又留守六安赴廬者開化勇鎭筸勇數百人而廬州城周二十六里城上垣凡五千公至巡城見水

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登城廬民爭赴之得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架雲梯薄城而登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糯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陴上連斃賊城卒完疏陳守禦狀且乞援師

上特賞公霍隆武巴圖魯勇號先是壽春鎮總兵玉山以東關戍卒援拱辰門戰歿陜甘總督舒興阿援師萬五千人駐岡子集屢戰皆敗鶴麗鎮總兵音德布自六安馳援亦敗於棗林城無外援勢益孤公弟忠濬及同知劉長佑自湖南募勇至營西平門外五里墩遣卒挾白鏹及油燭夜半縋城上且告援至都司戴文瀾亦自湖北以五十八人懷鏹入城城外賊騎充斥援師中隔卒不得薄城爲犄角賊攻圍月餘城中奸民往往以賊號誘煽愚民知府胡元煒所募勇分守北城拱辰門勇首徐淮故縣役最無賴勇多與賊交通賊再穴攻水西

門城崩公麾眾拒之賊分薄四城拱辰門守者先遁賊緣城上城上兵與賊相搏竟夕天且明霧簌簌如雨左右皿刃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賊逼公或強負公馳公嚙其臂因墮地擁至水關橋公奮自投水死所投處爲古塘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從公死者布政使劉裕鉁池州知府陳源兗候選同知鄒漢勳胡子雝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興福而源兗漢勳良勳文瀾之死爲最烈云公歿八日公弟忠濬募人出公屍部卒周昌發於古塘得之面如生解衣襲之輾轉賊中卒負以出歸葬本邑某山事聞

天子震悼追
贈總督
予諡忠烈
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等處皆建立專祠並
賞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褒公三代如其官公生於嘉慶十七秊壬申歲六月二
十四日秊四十有二公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猨臂長身
目奕奕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
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廓達大度

開誠示人而見義勇發其所必爲雖險阻鬱塞衆人子
子環顧驚疑公不爲動初辦鄉團集社中父老示禁數
條首約不得入會匪時粵西會匪流毒徧寶慶公旣爲
申禁乃按捕社中不法者治之遇爭訟是非集父老悉
情剖斷使皆服乃已社中以無盜無以事控官者由是
鄰團爭附之諸習會匪者皆自伏願解散從善蓋往時
不習教者率爲匪黨侵漁得公申禁有以自安且公嘗
歎言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即一鄉可以知天下也旣而
以團丁擒巨逆雷再浩語人曰天下事無不可爲獨官
吏持文法瑣委瞻顧爲足憂且及爲秀水令數月又言

朝廷文法何嘗爲害天下由官吏骫法以貽害耳去天下之治刑名者而後天下之訟獄清去天下之治錢穀者而後天下之虧空清後以桂林被圍募勇往援念可倚以辦賊者獨有烏蘭泰公烏公亦公自念位卑望輕不欲以軍事自效洎奉
旨幫辦軍務卽於是夕挑燈草家書萬餘言處分家事甚悉其末曰吾所言止於此自此以後爲
國家任軍旅討賊毋復以家事關我矣用兵數年待士卒嚴而有恩雖他將所部驕兵悍卒見公無不氣折心服或頌公治兵有紀律公歎曰古名將用兵專事節制

節則進退有法而心意交孚制則趣舍有主而手足齊一吾以書生倉卒募兵討賊未嘗一加訓練何云紀律乎然公於兵法神領心悟嘗喜自負每出兵當大敵橫槊馬上瞭察山川形勢遇坡嶺回互輒舉鞭指示營將曰若以一營伏此吾轉戰至某所若出爲吾應雖平地田疇交錯或輒晷數騎伏阡陌間後與賊相持急往往以伏兵起得全勝歸人問公所以伏兵之故公亦不能言也居圍城每夜必環城一巡視見士卒食苦或時下馬呼匕箸取嘗所食曰適巡城饑與君一共此味旦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其規畫天下大勢及平賊方略

慷慨自命每言天下之亂無已時當改就武職得專意爲

國家治兵討賊提督向公榮名重一時公意輕之或問烏蘭泰公向公優劣曰此皆任意氣然烏忠勇而向刻深永安之役烏總統南路向總統北路開一面逸賊者向也他可不論矣曰然則向爲大將非與公歎曰是猶知以討賊爲義爲賢於他將且天下人才固乏可慨也嗚呼公之名在天下而功被東南數省天下知與不知聞公之死莫不嗚咽流涕驚憂失據而公生平蘊蓄與所欲自樹立者固未盡其一二也此可爲天下痛者矣

公所著詩古文奏疏無定本長沙馮卓懷湘陰郭崑燾

爲捜輯其遺詩二卷刊行之公弟忠濬累功保舉按察

使銜記名道

賞戴花翎忠濟累功保舉道員

賞戴花翎援江西功最偉其後防守羊樓峝與賊戰歿

之忠淑累功保舉知府加道銜

賞戴花翎是時楚軍之名震天下而公弟三人皆將兵

善撫士卒有方略世號江家軍夫人陳氏無子撫弟忠

濬子孝椿爲子官湖北按察使時納妾楊氏公歿十有

三日值除夕生子孝棠人以爲天道云初公以舉人留

京師因友人郭嵩燾見侍郎曾公語京師瑣屑事移時去曾公目送之回顧嵩燾詫曰生平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固承平也曾公名能知人與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測者而公亦誠所謂人傑也哉

湘陰 左宗棠 郭嵩燾 譔

先忠烈公殉難十有三日予小子始生長而讀行狀墓表神道碑銘慨然想見我先公音容儀表與其偉烈豐功忠孝大節顧僅能略識一二無以窺測先德之深孤生痛悼莫省所怙爰敬次平昔所聞諸母夫

人及諸父者坿行狀後以誌悲感母夫人曰汝父廣

顙削下鬚髯黝黑目奕奕有神長身猿臂性伉爽表

裏如一御下無戾言和易近人人咸得盡其私而赴

義則毅然不可犯其事親也汝大父母以爲孝其敎

弟也汝諸父以爲友且誠其處室家也吾之妯娌皆

以爲無私其於宗族鄉黨也莫不謂其仁而愛人剛

洩而明達四叔父曰汝父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有古

任俠風初登賢書措北上資不得卽揮手去贈公送

之還而泣慮其不給也汝父卒能自資以往三十後

潛心聖賢之學動止悉中矩矱恂恂儒者與往昔判

若兩人仲叔兩兄幼廢學予獨得讀書隸學籍汝父教也汝父再自京師歸課予於匯原菴嚴督不稍假學弗進輒泣語予曰父母皆衰老予公車數不利弟又不力學升斗之祿恐親不待也贈公或問予所學則極口稱獎退而督課仍不輟予或忤贈公必曲爲解說復常乃已癸丑予赴援南昌渡江舟覆行李盡失會風雨天寒人贈予綢衣將歸服以別汝父汝父見之誡曰是綢也弟烏從得此弟歸勉之孝以事親慈以教子誠以應世儉以保身能如是足矣吾無多言也予自幼與汝父相依未嘗廢離至是而遂成永

諛矣二叔父曰汝父宰秀水予省之入境問父老曰令何如父老曰父母生我遇疾病死亾不能更活我今水之殺人甚於疾病死亾而江使君活我使君恩逾父母矣既至官署見汝父未明而興夜午而息終日拮据無有甯晷予請曰得毋勞乎汝父曰弟但見吾身之勞而不知吾心之歉吾欲以身之勞補心之歉也汝父困廬州予偕劉蔭渠先生率千人赴難千人者多汝父舊部日殊死戰以賊眾不得達十七日黎明陰霾蔽空天光慘澹予方率眾擊賊見黃旗搖曳已在城上肺腑摧裂暈絕墮馬眾見城陷長號幾

潰薔渠先生語眾曰汝等爲江公而來今即潰誰復江公仇者眾乃復集越八日周昌發負汝父屍出自賊中身被創七創口色白頷下一創闊寸許而入不濱薔汝父自劍者又六創皆在腰脇薔汝父投水後賊議刺者汝父力疾赴廬甫入而賊圍合防守月餘益顦顇無人色既死面蒼碧髮濱逕寸予迎入抱持大慟則七創口涔涔血出面如生時可危坐薙髮汝父性儉約殉難時所衣一布袍城破賊求巡撫屍不得薔不意其儀服如此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蔭渠先生護喪歸道荆州爲無賴所刼篋剖棺先生橫身

被棺上爭之以効得無恙凡此皆母夫人及諸父所
以詔予小子者予小子獲罪於天生而無父每敬聆
三大人之言復熟讀行狀諸篇端坐凝思僾乎若接
我先公之聲音笑貌懔乎我先公之神明陟降若在
予小子左右者孤生之痛蓋未有已時也先公從軍
與先叔父壯節公患難相處時爲多先公殉廬州不
三年壯節戰歿通城嗣是予宗族或爲將帥或爲偏
裨士卒以効勤事者不下數十百人咸豐閒
詔書屢下謂江氏一門忠義嗚呼先公與壯節公二
人倡之諸宗人踵而繼之不肯稍猥瑣以辜

國恩而玷門閥亦譏烈矣哉使壯節公不死子小子
得以時叩先公生平戰績當更有詳且盡者而壯節
公亦早立奇節以死也悲夫又聞之父老先公爲諸
生嘗顧儕輩曰當爲天下不可少之人人無有異之
者同邑劉雲樵先生獨奇之先生今兩廣總督峴莊
先生之父先忠烈父執也男孝棠謹述

誥授中憲大夫
例晉通議大夫卽選道
贈按察使銜汝舟江君行狀

君姓江氏諱忠濟字汝舟湖南新甯縣人安徽巡撫追
贈總督忠烈公忠源第三弟也家貧少失學父一峯贈
公督之嚴君事父母至孝處兄弟至友恭然性戇意所
欲達雖嚴父前必力爭贈公亦嘗優容之君以早歲失
學爲憾好讀書尤喜誦先正格言每讀史遇忠孝大節
輒慷慨欷歔勃然興起道光二十九季新甯李沅發作
亂戕知縣據縣城時君仲兄忠濬達川從忠烈公浙江

秀水令署君令其弟忠淑幼陶護送父母至寶慶郡城避亂而首倡遠近鄉勇赴城圍剿已官軍麕至相持月餘不下君穴城火之賊知不可守夜遁去官軍縱不擊君力追賊轉鬬眾寡不敵幾被害匿叢莽始免已復合眾窮追賊遂竄入粵境縣城以復咸豐二年粵賊洪秀全楊秀清等棄桂林竄湖南首陷道州取道江華甯遠嘉禾諸縣境趨桂陽州尋陷郴州忠烈公與提督和春公會剿君實從七月賊首蕭朝貴出不意率众黨走長沙忠烈與和公倍道追而賊大隊尚據郴州君以壯士五百助官軍圍剿已知賊必竄嚴爲備及竄與總兵某

追之官軍不敢近君率所部馳擊賊敗走追及諸河渡未盡縱兵斬首百七十餘級奪獲器械馬匹無算議者謂自粤西用兵以來戰功以此爲最某鎮欲攘其功君不與爭抵長沙佐忠烈守城益力長沙城東南天心閣外地勢高賊已據其半忠烈議非併力爭此賊將環攻東北諸門長沙危矣急率所部與戰賊稍卻遂命移壘和公亦率勁卒繼之壘成逼賊巢至近君率麾下健兒同壁此戒勿少動已忠烈與賊戰被賊矛刺傷腓創甚巡撫張公亮基令縋入城養傷且就詢方略是時賊大至穴地道十餘所九月二十九日城南魁星樓側地雷

發城圮數丈副將鄧紹良堵之十月初二日城外金雞橋地雷發和春公堵之忠烈創未愈艱出戰令君率所部把總徐以祥遐勁旅二百入城助堵兩次皆手刃悍賊徐以祥戰益力賊乃卻久之賊所掘地道俱盡乃謀夜遁渡湘而西竄甯鄉益陽下岳州旋陷武昌賊圍長沙凡八十餘日忠烈公以攻守著奇功君贊助之力居多三年春賊棄武昌下江南

上命湖南巡撫張公權兩湖總督張公約忠烈公同往忠烈乃以舊部千人屬君與李君輔朝暨今官廣西巡撫劉公長佑留長沙助勦土匪忠烈自率麾下數百人

往武昌至則湖北土匪蠭起張公盡以勦辦屬忠烈方勦通城賊首劉立箴就平而崇陽賊陳北斗眾數千與通城餘賊何天進暗結焚劫桂口謀乘虛襲通城而嘉魚賊熊開宇梁一舉等亦與何天進合忠烈以通城據武昌上游不可失馳還固守兵單請於張公調君與劉公長佑李君輔朝率舊部楚勇來北會勦君先率勇五百自長沙馳至適崇陽賊回屯桂口君卽夕潛師掩擊陣斬陳北斗及賊黨數百崇陽賊既敗立拔營赴通城時忠烈營通城城外賊蟻聚四面來攻圍數匝賊數萬我軍未盈千忠烈拊君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畢

君挾雙刀躍而出大呼殺賊衆從之所向披靡忠烈援枹擊鼓助戰衆殊死鬬賊大潰率衆分途追勦斬獲不可算生擒賊目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戮之於是湖北土匪略定是時洪秀全據金陵

上以提督向公榮爲欽差大臣

命忠烈襄辦軍務忠烈赴江南道廣濟適廣濟賊宋關祐等抗糧爲亂脅衆數萬張公奏檄忠烈順道往勦君自蘄州運糧往遇賊被圍急忠烈馳救之此可見君兄弟生死患難相倚尤令人悽然篤友于之誼也

上寄命忠烈馳赴安徽鳳陽一帶勦賊率所部由蘄州

取道九江入皖既抵九江偵知金陵賊將犯江西省治前隊已抵彭澤江西巡撫張公芾飛檄調忠烈赴南昌君從行疾馳四日先賊半日至賊乘守備未固百道急攻君與忠烈守章江門當賊衝親冒矢石賊柵德勝門外穴地達城下忠烈下令焚城外屋幾盡文孝廟為賊據不得毀穴道凡五六里一日賊轟城坍十餘丈君督兵百餘以布囊盛土築之俄而城大圮築者悉陷君與焉左右力掖之出即復堅立督築力百倍城得完賊大憾復於左右為隊道數所伏火藥同時並發城坍者八十餘丈城中男婦號哭震天城外賊大譟薄城君奮而

上斬先登城者賊乃退君麾勇急築之賊不敢前忠烈
尋命健卒爲隊道出鑿濠引水注之賊所爲地道悉廢
城賴以全圍三閱月賊始遁是役也固忠烈公忠勇絕
倫籌畫神速而君之竭力相助不避艱險厥功亦甚偉
矣先是累功保舉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幫辦軍務在籍刑部尚書陳公孚恩上
君功
詔以知府用江西圍既解忠烈慮賊竄據九江謀間道
往守而九江先爲賊據時湖廣總督設防田家鎮遏賊
上竄急檄忠烈往援忠烈即日就道屬君與劉公長佑

調江西遴揀兵勇繼發未幾田家鎮敗忠烈趨廣濟入
武昌君時運軍饟在道聞敗繞義甯至武昌與忠烈會
忠烈旋拜安徽巡撫之
命念違侍母夫人久令君暫歸省泣送之行君亦泣別
比歸不匝月遽聞忠烈公殉節廬州之耗仰天長號慟
幾絕以太夫人春秋高依依侍養不忍再出而君弟忠
淑剿賊通城兼督辦團練會以病乞歸湖南巡撫駱公
秉章嚴檄調君援辦君復出及抵通城駱公復飛檄調
赴永州堵剿粵來諸賊至永聞桂陽之藍山被賊圍亟
馳往至則痛剿殪其僞元帥賊竄遁追及癩子山而縣

屬之大橋圩復報賊至衆約三千勢張甚令所部馳勦數賊三百餘人賊旋散旋聚君復以其衆往勦是時羽書沓至甯遠報警嘉禾告陷君先拔營往嘉禾直抵城下賊見大軍旗幟即竄四出焚掠君追至荷葉鄉其地有市屯兵市後君所部千三百七十人先令千餘人分勦亂石橋賊賊大至截圍我軍旋分股撲荷葉鄉賊衆千餘君勇僅二百餘衆皆危君神色不變飛函告急水師統領某君並下令招回游勇游勇者遠近無賴子隨營往來官軍敗紛紛四散勝則乘鄉勇去大肆劫奪爲民害君下令嚴禁驅令散歸至是以重賞招回軍威稍

振乃令焚市廛賊至無所匿直撲前君堅不動近營乃率先從壁上躍出鎗礮齊進賊大潰其截圍亂石橋者水師自外殺入君所部自內擊出賊大受創去嘉禾既平卽移師甯遠而先日遣剿亂石橋之隊千餘人皆至無一缺者勢益張奮勇擊剿甯遠亦平朱岡堡者廣東連州屬境也實爲吾楚屛障東賊各巨股被官軍剿散突至焚掠勢甚熾君遣勇千餘禦諸大橋鋪而藍山嘉禾接壤之所復有匪數千肆擾君亦率勇往剿追及甯遠之下墜圩殪賊甚多功上

詔以道員補用君旋奉檄赴岳州防守駱公以岳州爲

楚南門戶宜駐重兵故檄君往有北門鎖鑰之託君至駐軍鳳皇山附近土匪蠢動者立往勦散名大著時通城賊復起湖北巡撫胡公林翼馳書請移勦謂南北一家不宜恝視且北之失南之憂也君得書重違胡公意請於駱公留八百人防岳率所部千餘人赴通城至則召本地團勇千餘置營後壯聲威一日出不意破賊數營賊固忌楚軍精銳悉衆來君勇三千餘賊數萬四面重圍左右勸君宜退叱斥之戰益力賊忽從後營衝入團勇新集見賊驚散陣大亂前隊迫不及收賊乘勢急攻蜂擁逼營君立營門大呼殺賊手刃反顧者數人提

刀策馬奮斫力盡遂遇害咸豐六年四月初四日也閱十餘日君姊壻把總陳鎮邦覓遺骸舁歸葬本邑楊溪邨渥後山事聞

天子加恩賜卹如例君負質伉爽有膽略每與賊戰奮身先往雖屢瀕危不少挫與小敵遇猶與衆爲進退遇大敵則急起直前如神鷹攫物迅疾飄忽驟不可防以此屢著殊功顧性近褊少容人量從忠烈軍數載忠烈愛弟至厚或有過與弟婉言諷之嘗云吾弟性最厚亦最直然直當濟之以學不宜過激君亦深感兄之厚愛與人言嘗泣下待人不設城府然信其人卽終身倚之

不少加察坐是多爲人任咎通城之敗麾下某者君素所重遇勇多刻故後營疏於防賊至弗知卒以死殉顧是役勇三千死幾盡無一降賊者豈非忠義之激於平日者爲至深邪凜然大節固不愧其兄忠烈公矣喪過通城鄉邨士民多焚香拜送蓋歷年勇所經秋毫無犯且爲保全其良善故追思君之德而深哀之也君生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春秋三十有八子一孝桂女一君弟幼陶觀察既刊忠烈公行狀成更屬瑞撰君行狀附刊於後藁其平生勳蹟不就湮滅語次至泣下感其意因次所聞敘如右俾爲君撰傳志者有所採焉

新化鄧瑶撰

謹案是狀撰於同治元季其季

朝廷追念咸豐閒死事諸臣

特旨賜祭予諡公諡壯節又與忠烈同傳

諭祭之典湖南巡撫遣員致祭於其家觀者榮之有

感泣者瑶謹識



